

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論文

指導老師：魯貴顯

日常的死亡論述：我在死亡咖啡館的那些日子

"The Ordinary People's Discussions
about Death: My Time at the Death Café"

學生：李承諺 撰

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十月

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論文

指導老師：魯貴顯

日常的死亡論述：我在死亡咖啡館的那些日子

"The Ordinary People's Discussions
about Death: My Time at the Death Café"

學生：李承諺 撰

指導老師簽名：

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十月

系所章戳：

謝辭

找不到撰寫的動力，尋不得思考的契機，更因對於未來的一切感到茫然若失，這段時日的寫作總是落得孤獨窘境。於是，因循怠惰，拖延成性，一度使我陷入論文無法完成的僵局。

對此，貴顯老師始終沒有以評價和應然的態度進行任何說教和催促，每次的約談依然聚焦於文本的討論和寫作的構想。這多少是有些漠然吧哈哈！不過興許也是老師這份漠然和伴隨的治學精神，將心中愧疚一點一滴化為寫作動力，在來回煎熬下終也勉力完成這篇粗鄙才疏的文章。我只能說，這段路程還是必須由衷感謝貴顯老師，若不是他總在課堂上扣緊文本之下冷靜又熱情地游離擺盪於思想探索的關照和涉入，我亦不會大大深受其吸引而打開對於社會學思辨的興趣。當然，若非他同時亦作為我的指導老師，這份論文必然缺少特有的思想激盪而有所乏味。

能進一步從死亡這令人發思的研究主題規劃論文題目，同時也要特別感謝《臨終者的孤寂》這本由大師 Elias 所撰寫的死亡社會學小冊子，提供了不少真知灼見和豐厚思想養分。除此之外，也要感謝由台灣生死關懷協會主辦的死亡咖啡館活動，為我提供了一個相當有趣且引人入勝的實地觀察田野。每次參與不僅是死亡和個人生命主觀歷程的偶然性交織，更是學術觀察和研究上的重要經驗素材，為抽象的分析提供了豐富而深刻的具體內容。

一篇論文的完成，最大的收穫莫過於深遠地了解到自己的無知遠超過現有所能掌握的知識。任何概念背後往往是深含著更為宏遠遼闊的深邃學識，只嘆學士四年走過，蹉跎大好歲月光陰，自身能力尚且不足，徒留無限遺憾感慨。但願日後無論身在何處，去往何方，能銘記前事教訓，時刻叮囑自身，保持思考熱忱，繼續知識探索。

謝謝。

摘要

死亡，萬物必然的歸宿，即使自詡為主宰的人類亦不能從中擺脫，而在面臨死生大事之時，只有人才知道自己將死，可以說死亡是屬於生者的永恆問題。然而，我們對於死亡意義的詮釋似乎隨著不同社會發展階段有其不同面貌，顯示出死亡並不是純然屬於個人之事。現代社會中，隨著我們對於自然的控制力逐漸增加，死亡彷彿有種陌生恐懼之感使我們對其逐漸遮掩壓抑，同時，隨著功能分化、社會組織化，死亡更是被排除於日常生活之外。不過近來關於死亡議題伴隨著個體自主性重新浮現，於是，死亡一方面被遮掩，另一方面則越來越抽象化，而伴隨社會也越來越個體化的同時，成為有待個人體驗、詮釋的生命課題。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死亡咖啡館」這項活動悄悄崛起。這是一項源於歐美，並已在本國行之有年的關於死亡的公共討論，在不受年齡或身分的束縛之下，邀請眾人齊聚一堂，暢聊生死。

這類集體的對話形式不僅有助於重新塑造個體對於死亡的理解和情感體驗，更能在短時間內形成了一種微觀的秩序認同。在這過程中，參與者的生命故事、互動的秩序，以及關於死亡和健康的地方知識都被深入地探索和交織，本論文透過深入的參與式觀察，試圖勾勒出死亡咖啡館的論述景像，並進一步研究其如何影響和激發參與者對於生死課題的深度反思。

關鍵字：死亡咖啡館、死亡自主、死亡詮釋、秩序認同

Abstract

Death, the inevitable destiny of all things, is a reality that even humans, who claim mastery, cannot escape. When confronted with significant life and death junctures, only individuals truly fathom their imminent mortality. Death thus becomes an eternal question for the living. However, interpretations of the meaning of death seem to vary with different stages of societal development, indicating that death is not purely an individual matter.

In modern society, as our control over nature gradually increases, death seems to elicit a strange and fearful sensation, prompting us to conceal and suppress it. Simultaneously, with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societal organization, death is increasingly excluded from daily life. Nevertheless, recent discussions on death, accompanied by the resurgence of individual autonomy, have led to the concealment of death on one hand and its growing abstraction on the other. In a society becoming more individualized, death evolves into a life issue awaiting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is social context, the phenomenon of the "Death Café" quietly emerges. Originating from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ving been practiced for years in our country, this public discussion about death invites people of all ages and backgrounds to gather and freely

discuss life and death. These collective dialogues not only contribute to reshaping individuals' understanding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 of death but also rapidly establish a microcosmic order of identity.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participants' life stories, interactive order, and local knowledge about death and health are thoroughly explored and intertwined. Through in-depth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this thesis aims to outline the discourse landscape of the Death Café and further explore how it influences and stimulates participants' profound reflections on life and death issues.

Keywords: Death Café, Autonomy in Death, Interpretation of Death, Identity Formation

目錄

謝辭.....	IV
摘要.....	V
Abstract.....	VI
目錄.....	VIII
壹、 緒論.....	1
一、 沉痛、未知與待探索.....	1
二、 研究問題.....	2
貳、 文獻回顧與探討.....	4
一、 現代死的特徵.....	4
二、 晚近死亡的重返和重視.....	8
參、 研究方法及步驟.....	12
肆、 分析結果.....	14
一、 開端：走入死亡咖啡館.....	14
二、 「不」自主和自主：死亡意識的觸發.....	19
(一) 不自主的死亡：共鳴的體驗.....	21
(二) 自主的死亡：指向未來和行動歸因.....	25
(三) 小結.....	29
三、 具體的生命歷程：敘事和敘事的激盪.....	30
(一) 多元的死亡意義交織：改寫過去.....	30
(二) 意義的延伸：未來之死的新想像.....	34
(三) 干擾和挑戰：生命之旅的持續反思.....	38
(四) 小結.....	40
四、 訴說死亡：個體不僅僅作為「個體」.....	41
伍、 結論.....	46
陸、 參考文獻.....	48
一、 書目.....	48
二、 期刊論文.....	48

三、網路資料..... 49

壹、緒論

一、沉痛、未知與待探索

陰鬱的日光透過殯儀館暗淡的窗簾，投射下斑斕的光影，每一束光都像是乘載父親生前的某個瞬間，閃爍著一個個如昨日般的片段。大廳裡，冷酷的大理石地面上立著許多身著黑衣的人，他們紛紛低頭，彷彿是在助念，亦或是尋找內心的安慰。角落，男孩兀自望著白色牆上的時鐘，在內心充滿恐懼、困惑和不解的同時，強忍著將潰堤的情緒。那大概是他第一次如此接近並感受到「死亡」的存在，在這之前他生活在一片安樂之中，從未料到必須面對如此沉重的景象。男孩意識到今後的日子不再純真，面對突然的驟變，他選擇堅韌的承受，然而這份痛苦和不解，卻似一顆沉甸甸的重石，緊緊地壓在心頭，偶爾發出痛楚的呼喚，卻又無處宣洩。

輾轉之間，已過十載。某個靜謐的夜晚，於網路的某處角落，在無意翻閱到一個名為"死亡咖啡館"的活動的同時，關於心中那一段關於父親的記憶也瞬間湧現。此刻，那長久以來沉睡在心底、無法釋放的情感，好似赫然尋得一個彼岸出口。帶著那份深埋已久的情緒，踏著既沉重又輕盈的步伐，他決定步入"死亡咖啡館"的門扉。

論起死亡來，我們似乎有種既陌生又熟悉的觀感。陌生是因為它似乎離日常太過於遙遠，但熟悉又是因為我們亦不斷在生活中經驗到關於死亡的種種體驗。不過，由陌生伴隨而來的對於死亡感到的不安與恐懼，可以說是專屬於我們人類或者是動物的天性嗎？不錯，確實許多生物學家皆已指出，無論是單純的細菌至岸邊飲水的羚羊都有逃避死亡的相應機制，且對一些具有「意識」的動物來說，同伴的死亡和屍體更是會引起牠們表現出驚恐慌亂的行為，而人類更是在大腦演化中產生一種對於生命不安全感的意識（Gingras, D.& Béliveau, R 2016）。但倘若我們以社會學的角度仔細觀之，將發現死亡在不同社會的發展水平下具有不同的面貌，即使人固有一死，但關於死的意義賦予卻在不同社會階段有所不同。再者，人們似乎是藉由他人的死亡來思考關於死亡的課題，亦即完全的個人是不能真正認知到死亡的存在事實。順著這條路徑，或許其中社會

學於死亡不同生物學意義上的性質也將顯現出來。如今的社會關係已經同過去發生重大轉變（由集體漸漸轉向個人），圍繞在他人身上的責任亦不同於過去，那麼他人的死亡於個體而言的意義應該將產生某種變化，並進而影響到個人對於死亡的詮釋。再者，當進入文明化的社會後，人們的生命已不在像過去一樣轉瞬即逝，生命安全於今日社會安定的秩序下顯得更為保障，醫療技術水準亦不斷提升，這使得我們對於人的壽命具有高度的預期，因此可以自由穩定地於可預見地生命歷程安排各種工作活動，但這似乎也讓我們距離死亡經驗也越來越遙遠，同時若死亡是被壓抑封閉的，那麼很有可能死亡不會進入到人生的規劃當中（甯應斌 2005）。當我們在追求享樂與人生目標時，則總是將它擱置於一旁視若無物，而當它不可避免地降臨在我們生活周遭時或將要發生在自己身上時，我們卻是如此的不知所措惶恐無助，如同在春和日麗的風光中，我們總是忘記也將有狂風暴雨、烏雲密布的歲月到來。

我們不僅是由他人死亡得到體驗經驗，當代的生死議題¹亦以其尖銳而發人省思之姿透過各種訊息媒介而不斷地告誡我們死亡仍尚未完全消失於我們的生活視域中，這些議題亦多少顯露出當代社會個體化的特徵而使得我們重新思考並逐漸重視關於死生之事，同時現代人亦以其特有的語意形式（如獨立自我的價值、不依賴他人）重新審視死亡（阮曉眉，2020）。這些都在在顯示了如今的社會對於死亡似乎已不同於過去如此具有完全避諱壓抑的性質，而當它再度浮現的同時亦伴隨著現代自主性的語境特徵。而伴隨著對死亡在如今世代中特有的魅力（一方面似乎仍被遮掩，一方面又不同於過去社會完全避諱的性質）。

死亡咖啡館的活動，正是標誌著一個關於死亡的公眾討論，在沒有年齡、階級和性別的設限下邀請社會成員以“高度”匿名”方式透過帶有溫度的談話且百無禁忌地談論自身對死亡的看法，並由此感受以正面積極態度對抗沉重晦暗之姿的死亡，進而發展出其特有的詮釋方式，理解人類的永恆伴侶賦予其意義。

二、 研究問題

死亡，這個永恆的人類命題，儘管其普遍性與必然性，卻在社會學研究中鮮少

¹ 郭慧娟（2014）《生死學概論》指出了現代人生死的十大課題，分別是臨終環境改變問題、高齡化的死亡問題、傳播資訊與集體死亡、環境危機與死亡問題、生死自主權利覺醒、生存意義與自殺問題、墮胎與不孕問題、死刑存廢問題、傳染疾病的威脅以及喪葬觀念的改變等。

受到關注。然而，「死亡咖啡館」這一活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微觀角度觀察之契機，去探討當代社會中人們如何在特定的互動情境中，面對和思考死亡。藉由這樣的交談場域，我們得以窺探個體如何理解和面對死亡的多重面貌。

綜以上之論述，筆者將核心的研究問題精煉如下：

- 一、在「死亡咖啡館」的獨特氛圍中，參與者的死亡意識是如何被啟動和交織出多元的談話敘事？
- 二、當面對這樣的死亡觸發，參與者如何透過語言和行動，構築他們個人對死亡的解釋和意義？
- 三、看似由個人形塑的獨特死亡意涵，能否再進一步分析背後之深層意義？

貳、文獻回顧與探討

面對死亡的不可避免之可能性，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要求此在(dasein)直面死亡向死而在，在有限生命中活出自己本己之樣，同時也特別強調死亡的個體性，屬我性和不可替代性，亦即「死亡總是自己的死亡」(段德智 1994)。不過誠如前述所言，當社會學在觀察死亡時，它必然不同於哲學或科學在觀察死亡得出的論述，而是在這之中更為強調了社會建構面向，那也就是說，儘管死亡是一種生理狀態，但是關於死亡的意象究竟為何，卻有不同社會階段不斷演變的態度建構，因此可以說死亡本身即是人們賦予意義的。所以，在面對海德格爾指出的永恆普世的孤獨死亡意象，社會學家Elias卻是告訴我們死亡並非總是如此，死亡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總會有不同的答案，我們必須從社會結構和心靈結構的相互作用去理解並凸顯死亡性質的社會學面向，而且死亡之所以有如此孤獨的意象，乃是生者本來就是孤獨的，當個體化社會愈加成熟時，一種封閉個體的(homoclausus)形象也愈加深入其社會成員內心之中。總之，死亡作為一種生物性事實，於人的體驗和行為會透過當代社會的某些特質並以特定的方式得到加工形塑(Elias 2008)。

那麼，在正式踏入死亡咖啡館前，或許我們可以先對「死亡」的現代特徵進行一種宏觀的回顧和描繪，接露其在發展程度較高的現代社會中具有的特徵性質，而順著這樣的脈絡邏輯或許能更加闡明現代人關於死亡的意象描繪，這應該多少也有助於我們更加了解死亡咖啡館的運作性質。而在晚近時期乃至於近些年來，也將發現死亡伴隨著醫療技術更新而逐漸獲得公共重返，圍繞在延宕生命的議題促使了死亡獲得某種意義上的新生而拒絕自身的死亡。當然我們也須謹記，這並非是一條直線式的進步過程，而是具有迂迴弔詭且既熟悉又陌生的含混特徵，並且在面對死亡的態度也並非是個人單一面向思考死亡的詮釋結果，而是在超越死亡臨終議題下由各種不同領域(如教育、政治)交織形成的文化價值個人同一性詮釋(阮曉眉，2020)。

一、現代死的特徵

在《文明化進程》一書中，Elias首先以長程演化的角度說到，死亡退居幕後

的現象和自我調控有密不可分之關係。在尚未形成一種強而有力的中央暴力獨佔社會裡，相比平靜社會的自我控制，同體力暴力所生的是某種散亂且不穩定的秩序，個人情緒極度奔放，且處在一種隨時須面對暴力威脅破門而入的惶恐不安的心境。而在社會充斥著血腥爭執之中，死亡的可能性也更為尋常，社會的結構性特徵緩慢建立起來的同時，也影響了人格建構連同對於死亡的想像，死亡似乎無所不在，這樣的死亡意象顯然不同於現代人對於死亡的孤獨害怕之感；而在宮廷暴力獨佔化後形成的和平社會，同社會監控機構所生的是某種自我控制，它將全部的激情精確地加以調節，並使人們之間的恐懼大幅降低。至此，當共同的社會成員對於爆裂的情感有高度且均衡的控制和緩衝時，那麼死亡也將慢慢退至社會幕後中，由特定的權力機構掌握²(Elias 2009)。

除此之外，Giddens 則提出，現代性即是要試圖控制自然，將自然打造為人造環境，任何的不確定性都必須使用各種技術掌握，以免使得自我的內在參照系統失序。而以此極力建立的井然有序的知識理性和現代組織，必然隔絕了如性、瘋狂、死亡這樣會引發潛在焦慮的事情，以此生活才能「正常」有秩序的運作下去，這就產生了所謂經驗隔離 (sequestration) 效應，使得自身將與方方面面的道德和生命議題產生疏離，無論是在機會或者是時間上都將日益減少。可以說，在對抗死亡威脅上，傳統社會是藉著公認的宗教意義搭起神聖的幕罩賦予其合理的因果解釋，而現代社會則是用各種理性化制度和技術將日常循常化並同死亡作出隔離。對此，法國歷史學家 Ariès (2015) 同樣認為「為了社會的緣故，快樂生活不能讓死亡所干擾」是現代性所特有的新情感。Peter Burge (2003) 亦同樣在《神聖的帷幕》說到：「死亡對社會之所以是個大難題，不只是因為死亡威脅了人際關係的延續，而是因為死亡威脅了社會所賴的秩序的基本假設。換句話說，人類存在的邊緣處境透露出所有社會世界的內在不安定。」。

與此同時，醫療科學的發展亦使得人們對於「自然」的掌控能力增加使得平均壽命延長，一方面人們可以更加掌控預期死亡³，而一方面長生藥的想法到了現代似乎是披上了科學的外衣，嘗試以醫療科技、飲食控制延遲我們的生命 (甯應斌 2005)，可以說，死亡透過醫學技術被解構為各種潛在的疾病和生活方

²值得一提的是，這也不是說明在先前充滿體力暴力的時代中人們對於死亡的焦慮比如今更為嚴重，我們只能說過去與如今的社會都有與社會結構相應之下不同社會水平的死亡焦慮。

³ 甚至於醫學對死亡的定義亦有所轉變發展，從心臟停止跳動一直到腦死亡的判定，可見科學知識亦在不斷超越及累積，參閱鄭曉江《超越死亡》(臺北市：正中)。

式，於此，我們對於死亡的想法似乎不再如過去般鮮明 (Bauman 1992)。然而，只要冷酷無情的現代戰爭與疾病一發不可收拾地降臨，人們對於死亡的焦慮恐懼也將被再度喚醒(Elias 2008)，甚至更是因為現代社會人們的壽命多少是可預期掌握的因而對於自身生命存在的不確定性帶來的失望以及無助相比以往可能更為深刻強烈。

除此之外，我們亦可簡單將死亡於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作對比，當可發現死亡具有的某種凝聚功能於如今來說已漸漸喪失了。以華人社會為例，雖然華人似乎一直以來皆有避諱談死亡的風氣，如對於數字4符號的避免或是成人往往會隱瞞小孩死亡的事實真相 (郭慧娟 2014)；但「死生為大」的觀念似乎亦使得華人在過去處理喪葬儀式內容非常體面，且一個人死亡的影響通常並不局限於家庭，而是整個社區部落。人們會一同投入大量時間精力於喪葬儀式中，在這之中家屬或是社會成員也會藉著社會習俗和規範提供的熟悉方式互相分享悲傷失落 (林綺雲 2005)。或許就如同 Durkheim 於《宗教生活基本形式》中所描繪的景象：「他們一同哭泣，互相擁抱，雖然受到了打擊，但團體並不因此而被削弱，．．．它感覺自身的力量又一點一滴地回來了；它又能開始希望；過活了。」(Durkheim 1992)，可見他人死亡是某種聯繫鞏固社會情感的手段，在參與的過程中冰冷的死亡也獲得了溫度，對於死亡的經驗認知也有清楚辨認的文化意義方向，毋寧說潛藏在悲慟的治喪中，仍存在著某種激動和興奮，在一連串的儀式和活動之下，串起了個人和團體生命點滴，參雜了人情義理的倫理意味，可以說喪禮不僅僅止於喪禮，人們雖避諱談死亡，但另一方面也發展出特有的溝通形式和諧地與之共存。然而，死亡於如今受到資本主義邏輯影響而逐漸專業化、效率化，並且伴隨著社會愈加個體化後，和勞動經濟條件的變動，我們如何面對以及處理他人的死亡同過去的方式有著截然不同的面貌，工商發達的社會中，除了治喪儀式的地點轉向殯儀館執行外，我們亦不再花更多時間參與死亡的相關過程經驗，可能至多只有在告別式拋頭露面 (阮曉眉 2020)，呈現碎片即溶的景象。而在喪葬上，我們用的卻是那些我們不再熟悉的措辭和儀式內容，約定俗成的用語和儀式淪為空泛的詞藻，更多人比以往感覺到，運用它們多少令人覺得窘困，這正是因為當個人的情緒無法隨著社會文化結構抒發時而顯得膚淺又空洞 (Elias 2008)。

想想電影《父後七日》中的孝女阿梅，為了配合傳統習俗而必須在法師的指示下於特定時辰至父親的靈堂前放聲大哭，其中展現的傳統和現代社會背景隔閡

斷裂的張力，不免令人感到既荒唐又沉重。不免俗地說，當我們社會愈加現代化時，人們似乎不只避諱談死，更是愈將死亡完全從生活視域之中排除。對此，或許可以概括於布勞那（Blau 1966）對於死亡在傳統和現代不同風貌的解釋，在前者社會之中，死亡具有群體性的性質，社會成員通常會透過各種象徵性的儀式調解成員的死亡；而在後者社會當中，死亡逐漸個體化並與主流社會隔離，並且和現代醫療技術興起的一套對於死亡制度化、標準化的手段有大大關係。再者，人們不再有任何超越自身的東西可以附著，並以自身為思考對象對其不斷進行思考，「但是這種極端的專注，只不過擴大了他和外界之間的鴻溝。一個人一旦自愛到這種程度，他就只能進一步脫離開他周圍的一切，並且進一步把他的孤獨推舉到了值得崇拜的程度。」（Durkheim 2018），行文至此，我們就不難了解 Elias 所說的死亡之所以孤獨，乃是生者就很孤獨。

最後，當死亡這一文明化趨勢中退居社會幕後，成為被掩蔽的形象時。我們也自然會排斥和死亡有關的事物，不僅僅是和死亡有關的職業（電影《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將社會對接觸屍體的職業人士強烈忌諱偏見描述的特別生動），對於臨終者來說，這同時也意味著他們也同樣退居於幕後，因此被孤立。這正是因為同時在文明化的進程中臨終者已經無法滿足由社會強制導致自我強制的要求而表現出“合理”的行為，當文明者隨著相應而生的自我監控而對自身的行為細密調節時，無形中亦逐漸會形成一種正確的氛圍並會開始對於一些氣味或者行為敏感，因為它們是屬於無法預期亦無法忍受的，這表現在臨終者身上則是騷臭味或者不自主地排泄行為及常人無法理解的舉動等，而當他們的行動因此沒辦法和其他社會成員互相銜接上時，便很容易地被排除在社會群體之外，在這之中亦不斷地由他人的反應形成羞恥與難堪的情感，那麼一旦人在臨終時不得不感覺到，自己對周遭人不再有任何意義，那他就真正是孤寂一人了。而 Elias 指出，過去真正不時為臨終者帶來安慰和幫助的，則是其他人的陪伴，即使他們的死亡相較於現代醫療照護伴隨著不衛生，然而卻不是孤單的（Elias 2008），雖然現代醫療照護機構能使臨終者獲得前所未有的專業生物知識照料，但是理性的照料卻往往使得臨終者與醫護人員在情感之間彷彿隔上一堵白牆，不得伸展。

總的說來，宗教式微，科學盛興，理性上位，在死亡受自我調控而退居幕後的同時，現代社會理性組織以一種積極有效地技術控制死亡，不只是以專業化和效率化地方式處理，更是透過醫學技術延宕死亡歷程。但另一方面，當社會愈

加個體化後，在面對臨終與死亡的傳統象徵儀禮，現代人倍感尷尬，更羞於踐行。當死亡臨近時，無論是臨終者還是其親屬，常常感到手足無措，集體性的價值、規範與倫理的效力消退，社會已將死亡推向個人，然而個體卻無所依從，無從著力，於是個體之於死亡就呈現了極大不確定性，進而一再隱蔽死亡事實，到底來說，這是文明的進程以及現代化社會向人類施加的重負，也是東西方社會都必須面臨的終極課題。

二、 晚近死亡的重返和重視

不過，當死亡從公共領域退場後，它將會重新激發人們對於死亡的各種想像和知識，眾人也將重新去討論它，就如同社會發展出一系列技術將性壓抑隔離，往往卻會使得社會更加注意到對於性的禁忌，毋寧說這是現代社會急欲維持秩序後終究會呈現的弔詭性。近年來死亡則圍繞在這理性醫療照護機構以及自主權利展開新一波的論述，當社會無論是在政治、法律乃至於教育層次不斷推廣自主重要性並強調個人價值時，難免不會影響到人們對死亡的領域的思考，並且也將連帶著改變心裡期待和期望界線，死亡因而有別於過去晦暗沉重之姿拒絕自身的社會死亡。所謂的死亡積極性（Death movement）可說是上世紀 70 年代伴隨著西方社會運動潮流一同出現的，倡議者通常認為人們應該更積極的參與並討論死亡將其正常化，進而使得死亡成為能生命之一部份，倘若一味否認死亡存在則會繼續對生命各階段的福祉產生負面影響（Koksvik & Richards 2021）。

而自 2000 年我國頒布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上路後，時隔近二十年更是推出病人自主權利法將適用病人主體範圍擴大，並更為注重臨終緩和醫療施行；對於尊嚴死的探討，更是巧妙地與我國憲法所保障的公民自由權互相結合，並將之視為人格權上的自決權展現（陳鈺雄 2018）。除此之外，近代以來，也有人開始呼籲兒童有權利參與死亡的過程，這同時也呼應兒童的性啟蒙（兩者同樣都是在現代過程中排除於兒童的視域），並逐漸在教育層面上開始著力（甯應斌 2005）。而本研究將欲進入的場域活動死亡咖啡館，起初是由英國一位中年男子首度發起，不過至今已在歐美各國風行，亞州地區如新加坡等國近年亦逐漸受到這股潮流影響，陸續籌辦多項活動⁴。而本國由具有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碩士背

⁴ 死亡咖啡館甚至已有獨立的網站，在網站中可以看到各國家死亡咖啡館的活動資訊

景的郭慧娟老師於 2014 年引進。雖然並沒有專業的心理諮商人員常駐，然而午後愜意地喝著熱咖啡，在歡笑中無所顧忌地暢談死生，亦可被視為是人們重新正視死亡恐懼壓抑的表現⁵。

除此之外，仿間更可見得諸多關於臨終議題和死亡相關論述的書籍，或是以名人思想家的智慧箴言展開存在和死亡的動人故事：美國精神醫學家歐文·亞隆筆下的《叔本華的眼淚》正是藉由虛實交錯的小說情節安排藉哲學大師叔本華深刻的思想重新探索生命和死亡意義；或是以宗教的關懷出發：由達賴喇嘛著作的《達賴生死書》便是寄望透過一系列禪定修行超脫生死離苦得樂；或是以自述的方式寫成：美國社會學家分析馬克思學派代表人物，知名左派書籍《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的作者艾瑞克·萊特在罹患白血病後每日記下靠近死亡的一點一滴，並將之收錄成日誌出版《命若心塵》一書，希望能夠過對真摯的熱忱為生命注入永恆意義。

而台灣學界也不乏關注死亡相關態度建構的論文研究，這或許也可以說死亡開始被社會人文研究漸漸所重視。如林昱秀、陳錫琦（2015）曾針對大學生接觸死亡經驗後探討其對死亡態度和生命意義的影響，並發現大學生的死亡認知、對死亡的情緒及傾向以及生命意義的思索三大意義範疇皆有重大改變。郭美璋等（2011）亦曾針對臨床護理人員對於經歷病人死亡後的死亡態度建構進行分析考察，發現雖然他們會對病人的死亡表現出與我無關的態度，不過一但目睹身邊的至親好友或是年紀較輕的人罹病過世，其態度就會轉變為恐懼焦慮，同時負面情緒的堆疊亦使得他們無法面對病人以及病人家屬。另外較為有趣的則是陳慶餘等（2003）曾調查 921 震災前後民眾死亡概念和態度的轉變，在歷經如此真實的浩劫後，人們在死亡的認知及經驗調適都有普遍正向的改變成長，不過亦有也人因此對於死亡的恐懼更為加深。不難發現，在關於死亡的相關經驗研究中，研究的對象幾乎都是圍繞在有接觸重大特殊死亡過程經驗及過程的人們，並且探討其對個人的死亡態度影響形塑為何。

不過筆者倒是認為，在這些研究當中似乎皆過於在注重其特定的因果關係分析架構上，並過於將人們在面對死亡態度的過程限縮單一，這樣的作法恐怕不能

<https://deathcafe.com/#>

⁵ 臺灣殯葬資訊網-死亡咖啡館談論生與死

<http://www.funeralinformation.com.tw/Detail.php?LevelNo=3141>

真正認識到各種多元層面關係的相互形塑，何況死亡實在是包含諸多複雜性的可能；其次，過於注重個人經驗層面的因果分析而落入實證研究，亦無法對於個體的死亡、社會以及現代的互動關係有整體的觀照，如同理性主義假設般的原子式的封閉個體，人們必定會以千變的方式將不同多重文化脈絡的影響一同納入思考，並重視本身的多元複雜性形成一個複雜的存有。

同時本文也並不是試圖描繪建議一個現代人該有的生死觀，必須在次強調，現今死亡具有的高度抽象性特質可以為社會大眾有所體驗並依此有所行動的關鍵在於死亡並非只是不斷重複的生物過程，而是隨著社會時間的高度綜合化後使生命序列更加可以被掌握，因此當人們談論死亡時可以藉由不斷的當下創造一個於未來可預期「必有一死」的我，這在在顯示了某種生命可以掌握的預期性。再者，多元訊息以及感知不斷的互相交織亦為主體所接收，因此於個體的經驗而言必定是浮動多變的，依此來看，當人們處於不同的時間流和空間中，藉由和他人關係的互動影響，「現在的過去」以及「現在的未來」皆會有所改變，質言之關於死亡態度意義的建構並非一個靜態直線式的過程，這當中並不是如上述研究藉由特定的因果關係操弄便能詳加得知，反而會使經驗詮釋過於僵化而不能深入探討。同時，既然屬於當下的經驗是異質的，在死亡咖啡館活動藉由眾人不斷由言語及行為堆疊並建構的死亡必定有別於任何脫離此情境的死亡而具有相當研究特色。

也因此，筆者嘗試勾勒出這份研究的重要性而有別於諸多死亡的研究，第一，它是微觀具體的而不同於宏觀理論的考察，即使前述已透過宏觀的死亡意義回顧，然而我們仍必須抱持著一種「偶然性」的研究態度進入田野，第二，它並不是一份實證的科學研究，也就是說它並不是藉由量表規劃操弄變項從中嘗試找尋某種特定的普遍規律和因果關係便能證成，它是一個基於「意義的詮釋科學研究」，第三更是因為研究地點的關係，而使這份研究更有其特殊性而不同於諸如臨終場所或醫院進行的死亡研究（近年來，關於臨終安寧場的田野觀察亦逐漸盛行），它是一種由眾人互相堆起的關於日常死亡的想像和論述。所要強調的是，筆者並不是在研究死亡咖啡館，而毋寧說是在死亡咖啡館裡做研究，所研究的地點並不是所研究的對象，欲要觀察和研究的關於死亡意象的描繪和敘事當然和很多安寧機構或是在醫院所從事的田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相差無異。但重點在於，在特定地點由特定的人際關係組成所勾畫出來情境而由此激發的詮釋意義必定會得到截然不同的田野知識而更為生動有趣，相信死亡咖啡館必

定能無論是對參與眾人或者筆者來說帶來一種煥然一新的關於死亡的「體驗」。

參、研究方法及步驟

本研究將以參與式觀察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為主進入死亡咖啡館進行田野觀察研究，死亡咖啡館詳細來說並不是一間特定店面的咖啡館，而是一個供眾人在沒有任何身分年齡限制下互相談論分享有關死亡理念的活動場所，可以說它是一個近年來由歐美領頭逐漸興起的關於死亡的溝通和體驗的活動形式，而在台灣目前則是由生死關懷教育推廣協會負責舉辦，舉辦時間日期和地點不定，目前在全台東西南北地區都有舉辦過場次，每次的活動大都是三至四小時左右。而活動的程序總是分為上、下半場，上半場是由講師主導的「類」演講課程，性質類似於平常上課的模式，不過氛圍也較開放，過程之中不斷會有人分享故事；而下半場通常是以分組進行桌遊活動，而主題無外乎則都是根據死亡來進行設計。這些桌遊是由生死關懷教育推廣協會的成員們共同設計的，款式非常多種，不過在我參與的這幾場活動之中，都是以「告別通關」這款桌遊為主，。

☕ 「死亡咖啡館」活動目的☕

台灣近年來大力推動生死教育，國人對死亡已有不同於以往的觀念和態度，也較願以開放的胸懷來談論死亡和面對死亡。

具體的作法如：內政部制定《殯葬管理條例》、編撰《現代國民喪禮—殯葬自主·慎終追遠》專書，宣導「殯葬自主、性別平等、多元尊重」之現代喪禮核心價值，致力推動殯葬改革；立法院亦制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宣導人們對生命和死亡的尊重及尊嚴。

本活動主辦單位《臺灣殯葬資訊網》亦自民國98年起，提供國人有關臨終、死亡、殯葬、禮儀與生死議題等國內外最新、最豐富、最詳盡的資訊，說明傳統喪禮儀的文化內涵與意義，介紹現代生命禮儀的觀念和做法，幫助國人泰然面對自己或親人生命的終點，圓滿處理身後事，並且尊重生命，瞭解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國人向來避諱死亡，而「死亡咖啡館」以輕鬆、愉悅方式談論生死，能有助於國人用正向態度面對死亡，因此特提出此計劃，希望藉由系列的活動，讓更多民眾正面面對死亡、接受死亡，讓生命更有尊嚴、更有意義。



(台灣死亡咖啡館的理念介紹，圖源來自生死關懷資訊網)

在章節架構的安排以及寫作的手法上，筆者亦參考了美國文化人類學家 Geertz 的詮釋理論觀點。不同於實證科學以經驗證據以理服人的目的為主，Geertz 文化人類學的主張是將文化活動視為是可詮釋的文本 (Geertz 2014)，而研究者透

過自身的詮釋方式將其背後的象徵意義解開進而達到可理解之目的，在這當中自然不是客觀地對世界的單純紀錄轉譯，文化分析始終是在尋找意義，而不是定律，此篇的研究目的就是在對死亡咖啡館活動是進行深度理解，進而詮釋出一篇屬於具個人特色的文本分析。

具體的說，淺描（thin description），是根據經驗表象的最淺層的素樸田野活動描述（當然早在初始的田野觀察記錄上，已不屬於客觀事實記錄，觀察者在記錄甚麼的同時，也會忽略了甚麼），而為了增加閱讀趣味，筆者的敘事手法亦將採取「類」小說的軟性寫作，儘量使之不會過於生硬。而如何進一步以縝密又周延的想像進行分析詮釋，並且在這之中同時以符合學術用語的方式進行具特色的深度刻劃進而使活動意義更為豐厚，則屬於深描（thick description）。不過這也不是近乎完整的電報譯碼工作⁶，亦即去探究行為背後唯一可能的客觀意義。同樣一個文本到了他人之手必然也有不同的詮釋，一個研究者的工作是盡可能地猜測可能的意義結構，以符合「我們」（不斷來回參照研究者、可能的讀者以及學術圈）的邏輯方式評析出最佳的解釋論點。依此，筆者將來回穿插深描以及淺描工作，使得乍看之下只是談論死亡並對抗死亡遮掩的死亡咖啡館有更深刻更豐厚的意義顯現，最後證成具特色的個人詮釋。

為了真正掌握死亡咖啡館的深意，我們必須超越僅僅對其的表面理解。而是需要探索其背後更廣泛的脈絡和涵義。如何在忠實於研究對象的同時，持續地拓展其相關的意義邊界，並深入挖掘，而不是追求一種過度簡化和化約之解釋，致力於建構出既具有獨特性又邏輯一致的文本解釋，正是本研究的核心追求。

⁶ Gilbert Ryle 曾針對眨眼皮進行四種不同的刻畫，首先他舉例若一個男孩根據生理反應不自主地眨眼時，則只是作為「眨眼」動作而不富含任何意義；而若一個男孩「眨眼皮」是想要像別人傳遞某種訊息時，有意的眨眼皮則涉及到了社會通行意義而得以使人理解；接著若一個男孩是想要以滑稽的方是模仿上一個男孩眨眼皮並進而嘲諷的話，其意義又有所不同，「模仿傳遞訊息」不同於「傳遞訊息」；而此時若又有一個男孩想要去演練前述一個男孩模仿嘲諷的動作，其意義又不同於前三者。對此，最淺薄的描述是將三者都解是為眨眼皮，雖然並非錯誤，但 Ryle 主張人類學的工作必須要去「完美」洞悉行為背後的「客觀」意義。但是對於這種仍逃脫不離實證主義「經驗需完整符應於理論」的人類學主張，Geertz 則批判到這樣的研究工作太過於理想化，行為究竟背後是否仍有唯一的「真實」意義我們始終無法得知，只能透過我們深度詮釋進行「猜測」分析進而使現象的意義更為豐厚而不僅僅只是「現象」，一位民族誌研究者究竟來說是無法精確地將「意義大陸」描繪出來的（Geertz 2014）。

肆、分析結果

一、開端：走入死亡咖啡館

鮮活的空氣中瀰漫著不只是茶與咖啡散出來的香氣，更有著眾人在談笑風生之間外溢出來的酣暢情感，死亡咖啡館中的死亡意象自然有所不同於《懺悔錄》中托爾斯泰面對生命終結時所感受到的一切快樂泉源即將煙消的孤獨寂寥和無力匱乏。在這，它巧妙地透過語言溝通不斷地堆疊，遮掩了有關死亡實在有關晦暗、蒼白以及寂寥的面向，進而彰顯出屬於死亡那豐厚、溫暖以及圓滿的層面。在死亡咖啡館中，很少見到有人面露憂愁，每當活動結束畫上句點之時，向外踏出的眾人無不是滿載而歸、充斥生機之態，好似在剎那間，眾人能深刻體會到生命和死亡達成和解的幸福滋味，一如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林》所說：「死不是生的對立，而是它的一部分。」

正是在那些寧靜的假日午時，金黃色的光芒總是穿過深厚的雲層從天空撒下，定格在下午一點半的時光，參與的眾人一齊帶著輕快但不失端莊的心情，共赴這場為時不長名為死亡咖啡館的聚會，即使偶有天色陰霾，亦或滂沱大雨，也阻礙不了眾人熱切前往的腳步。早在年初就從舉辦方的口中了解，今年的死亡咖啡館的活動主題為「遍地開花」，目的是要到全台各地方和不同的民眾一起暢聊死亡，期望藉此使死亡在社會中逐漸被接受，成為日常生活中可以被自然討論的議題。

在參與活動為數不多的日子裡，白色 T-shirt 搭上寬鬆的短褲，再加上背後那看上去略有重量的黑色書包，其實就和平常去上課的樣子相差無幾。不過這一身在校園裡稀鬆平常的裝扮，卻成為了在每一場活動裡顯眼的標誌。雖然死亡咖啡館宣稱參與者不限年齡身分，但我總是能捕捉到接待員眼中不經意流出的一絲疑惑，彷彿在對其訴說：「你確定你來對地方了嗎？」⁷。僅僅是一時半刻的照眼，內中流出的訊息卻是具有深沉的文化隱喻，似乎意味著的是關於死亡的話題總是僅限定於「特定」身分的人參與。千年歷史悠蕩蕩，時間在少年的眼中被刻化成了志在千里的盛狂，確實對於正值青春年華的人來說，在陽光

⁷ 坦白說，在我參加的這幾場活動中，參與的民眾幾乎落在中年人居多，老年人次之，幾乎不見年輕人。

奔放的日子裡，該是追求滿懷抱負的熱血征途，人生正才剛起步，不宜談生命的結束。這無視是當今世代的某種文化期望，自生物性的死亡事實漸漸從生活的視域中脫離後，死亡的體驗亦碎片化地散落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也只有年長者或臨終者才會思考生命的結束。不過很顯然地，死亡咖啡館的出現，挑戰了這日常觀念，提示我們死亡不該是一個被隱藏的議題，而是與我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一部分。

一如既往地這幾場活動中，地點總是選擇在如里民中心、國小教室這些對當地居民具強烈社會記憶及再現的地方空間，而關於場地的布置主辦單位亦並沒有額外多花心思，幾張桌子椅子整齊排開，咖啡點心零散備下，一張投影白幕垂落，死亡咖啡館活動就此展開，而為何要以「咖啡館」作為活動命名，我想咖啡館本身就會讓人充斥著一種輕鬆閒暇不嚴肅的氣氛態度。正是由日常生活萃取出親近性，在引起社會成員們情感共鳴的同時，沒有過度的嘩眾取寵，並以某種平易近人的方式，塑造出一種彷彿「死亡仍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的氛圍，或許也因此才能嘗試引發眾人在幾近輕鬆、平靜及愉快的當下共同發產出關於死亡各種多元面向的交織論述。

短短時間內，由四處各地前來的眾人開始不斷湧入，整個空間頓時充斥著此起彼落的笑語和低語，即使沒有輕柔的爵士音樂烘托著氣氛，眾人卻在此時彼此奏響著屬於自己的音符和旋律，彷彿也在為即將到來關於這場「絢麗」的死亡交響曲打下基調、譜下序曲。

一位女士步履矯健地走了過來，長髮披落，目光柔和，手腕上的古銅色項鍊泛著微微光澤。輕巧快速地拉了張椅子坐下後，便拿起紅色包中木質的筆記本，提筆，揮寫，每一個動作，無不透露出她的自信、典雅與從容，好似在絕對的心靈自由面前，眼前任何流動的表象都不能成為靈魂的桎梏，正如她在與會中所提到的：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自在的人，所以究竟要如何死？怎麼死？好死還是壞死，我一概欣然接受。」。

不一會兒，女士的視線落在那一身稚氣打扮以及一副未經世事的面容上時，眼眸中顯露出一絲淺淺的微笑。然後，她輕輕傾斜頭，開口問道：

「嘿，我看你這麼年輕應該還是學生。」，並同時玩味地說，「我猜你是來做學校作業之類的吧！？」

我有些尷尬地摸了摸頭，內心深感驚訝於她敏銳的洞察力，面對她那近乎透視的目光，頓時間有些手足無措，雖然這份不屬於作業的作業異常「沉重」，不過我仍盡量保持自然並帶著笑意回答到：「對的，我還是學生，我來這邊正是來做田野觀察的，但除此之外我也想來體驗這裡的氛圍，並不只是做作業而已。」

雖然對自己的身份在短短時間就被揭露的情形感到有些躊躇不安，不過後來卻發現，暴露的身分竟成為在這次活動中的通行證。或許因為職業是催眠師的關係，使得這位大方的女士本身擁有一種易於接觸和無拘束的氛圍。當眾人開始交流之時，她總是向大家殷切地介紹這位青澀的小傢伙，並希望大家可以藉此機會好好交流一番。伴隨著她的鼓舞和渲染，眾人的熱情目光不斷投射著，其中有的帶著好奇，有的帶著鼓勵，也有的帶著一種想要分享的熱忱，本該作為一名觀察者的身分，卻使之成為焦點所在，不得不說，這確實使原是一名不善於交際的研究者，獲得一個絕佳交流的契機，同時更是使得活動裡的溝通更為複雜多元⁸。忽爾，內心的思緒不斷攪動著，深刻體會到這次的田野觀察不僅僅是學術上的一個任務，更多的是一次真正的人際交往和情感交流。

印象還很深的是，一位目測已過花甲之年的大哥，一身內斂，沉著非常，隱隱

⁸ 往往在組員交流發言之時，即使眾人幾乎都是歲數大我兩三輪的大哥大姊，但他們總會先將發言權賦予筆者，似乎總是很期待筆者對於死亡的想法，頗為有趣的是，這樣的情形幾乎在參加每個場次中都可見得。

之間散發出一種穩重而老練的氣息。就坐之後，直到組員正式交流討論之前都未曾發過一語。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在下半場桌遊活動的交流之中，這位大哥卻是眾多組員裡發表最多關於死亡想法的人，並主導著大家的言談方向。談笑風生之間，在流露出濃厚哲學意味的同時，亦不乏對於生命深沉的人文關懷：

「有時候人就是這樣，一個人的死也不是特別重要，說真的有誰會真的在乎，大家還不是照樣過他們的日子，難道地球會因為你死掉後繼續轉動嗎！？我們現在好像講的都很美好，可是退一步說，講這些的用處好像也並不是很大，反正人都死了，身後事這些難道不是弄給活人看得嘛！？說不定真正死掉後，塵歸塵，土歸土，一切都要化成一團灰，人自然就不存在任何意識了，那到時候我覺得如何布置葬禮對我來說也無所謂了。」

「不過，我倒是覺得，一個人雖然可以瀟灑地走，像大家講得這樣好像甚麼都不用做，但是這對活著的人來說可能會覺得很扼腕和可惜，有時候大家常常在說獨立自主，可是我們在生前其實很多地方都必須依賴於別人的幫忙。所以無論如何，我認為知會給我的朋友家人們是很重要的，至於他們究竟來不來我倒是覺得沒有關係。」

不過隨後我才明白，或許是病魔纏身，導致大哥比任何一位在場的人還有更深刻的生死體悟。這位大哥當天其實是偕同家人一起前來赴會，只是並沒有坐在一起，在中場休息之時，隔壁桌一位年輕男子悄悄向我提及，希望我能夠多注意大哥的發言，並將他的意見分享給他。原來這位男生是這位大哥的姪子，他

表示到，大哥目前已是癌症末期的病友，家人對此心情也非常沉痛，但大哥本人卻選擇保持沉默，從未與家人分享關於生死的看法，也沒有討論相關後事安排，即便家人心中有滿滿的疑問，卻也因為尊重和避免觸及痛點而不作追問。但是，他們仍渴望了解大哥的真正想法，因此希望透過這種間接方式得知他的內心世界。當然，當下接收到這份異常沉重的任務使我心中多少有些忐忑，不過見到大哥後續如此活躍的情況，我也獲得不少安慰。

在死亡咖啡館的各個角落裡，充斥著這樣形形色色的人物，不只是對於死亡這件事有著大大小小豐富的體驗，還有著關於死亡的獨特詮釋。然而，豐富故事的背後總有著一位見證者，在死亡咖啡館中，這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不是上帝，亦不是天使。

正當眾人彼此交談甚歡之時，一位女士徐徐走向台前，一身樸素、慈眉善目，每一步都彷彿與周圍的空氣和諧共舞，舉手投足之間更是散發出一種和藹可親之感，彷彿在她的眼裡，死亡如雲淡風輕般，總能一笑而置之。當她輕輕地提起麥克風問候大家時，關於序曲的樂章也隨著柔和的聲調驟然停止，眾人無不頃刻間凝神諦聽，死亡的探索之旅也正由此開端。

有著禮俗女王之稱的慧娟老師，主辦過上千百場大大小小的生死談會，和將近三萬名民眾深入探討過死亡議題。目前更是身兼內政部《現代國民喪禮》編撰委員，堪稱是台灣死亡教育的幕動重要推手。我曾在一次的活動結束之時，向她問到為何總能保有這樣從容的氣場風範，她笑意盈盈地回應我：

「如果你總是對死亡充滿恐懼而滿面愁容的話，那你要怎麼和大家談論死亡這個話題呢！？」。

不錯，一如古希臘哲學家賦予後人的智慧結晶所揭示般，「可懼怕的不是死亡或痛苦，而是對痛苦或死亡的恐懼，」（段德智 1994）。慧娟老師總能透過一則又一則能引發共鳴並觸動人心的故事，帶領我們深入探索關於死亡的深邃體悟，在引出不少來自的死亡深刻體驗的同時，亦幫助眾人串起了片面且散落的經驗意象，達致死亡恐懼的克服。可以說，她的存在為死亡咖啡館注入了一種獨特

的活力和色彩，若是少了她，那馥郁的咖啡香也可能會因此失去韻味。

而在慧娟老師撥開死亡層層迷霧之時，有些參與的成員總是按捺不住突如其來的心緒想和大家分享些什麼，踴躍地想藉由語言來重新捕捉對於親友死亡的一些特別的經歷；而有的人則埋頭提筆，努力地將這一剎那的情感與體悟用文字凝固，深怕忘卻當下真摯的感受；更有的人深陷思緒之中，彷彿在內心探尋對於人生終極的意義與價值，尋找那能讓自己心悅誠服的答案。但無論如何，到了桌遊的遊玩時間，眾人又可以侃侃而談，針對死亡說些甚麼。正是在說些什麼的同時也了解到自己「是」什麼……。

死亡咖啡館中的死亡就是呈現得如此輕盈而和煦，宛如一場愉悅的聚會，看似毫無關係的眾人能在短時間內在形成秩序認同之下體現不同的死亡詮釋，然而，進一步問，這一切又是如何可能的？

二、「不」自主和自主：死亡意識的觸發

如前所述，「咖啡館」三字雖然本身就有使人感到愉快、愜意以及閒暇之意，讓人不自覺想要逸出日常，享受一段悠然時光，品味人生的甘苦酸辣。但死亡咖啡館所傳遞的，卻遠遠超越了這層簡單的意涵。

在筆者參與的這幾場活動之中，「自主」這個概念總是如影隨形地浮現在這片充滿輕鬆氣氛的空間中。它所呼籲的，是個體應該勇於表達自己對生命終結的看法，以及如何規劃自己的葬禮和臨終之事。相較於過去的傳統社會，其中死亡的意義通常由宗教所賦予，並被視為一種神聖的超然秩序（Burger 2003），而現代的「自主」觀點，雖然使得死亡更加抽象且空洞，但另一方面卻也使死亡的解讀變得更為個人化和多元。這不僅意味著死亡不再只是一種固定不變的意義，而是每個人都可以通過他們的想法和感受來重新詮釋。這使得個體能夠更加深入地反思自己的生命經歷，努力尋找和建立一個連續而獨特的生命故事，從而填補那深深的空虛感。

而為何「自主」⁹本身是得以使眾人理解的？可以說它本身具有的深層文化意

⁹ 對此，理論家們早已觀察到現代社會個人主義的興起並提出不同的解釋和關懷，如 Simmel、

義，使得參與的眾人早已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不斷進行體驗。當我們走進書店，書架上羅列的不僅僅是一本本書籍，更是那強調自我覺察與尋找自我的呼聲，如《蔡康永的情商課：為你自己活一次》、《成為這樣的我》和《我決定我是誰》¹⁰等書籍。；又如服飾品牌中，Nike的「Just Do It」和GAP

「Bridging the Gap」，都不斷在告誡我們追求真正屬於自己的道路和價值；再比如，電影《哈利波特》曾說到：「決定我們成為什麼樣的人，不是靠能力，而是靠我們的選擇。」、《手札情緣》：「即便可能會傷了你在乎的人，也要按你選擇的方式去做。畢竟你只能為了自己、而非他人而活。」都實實在在地強調個體的不可替代性、必須為自己而活的特質。

不只是消費文化上，法律領域所強調的主權（Sovereignty）概念，更是賦予獨立自主個體可依自身意志行動強大基礎；藝術領域亦不斷鼓勵人們展現個人的風格，培養獨特的審美品味；乃至於到了死亡相關領域，禮儀公司的方案不斷推陳出新，以獨特規劃和客製化等方式打造個人專屬回憶，以及近年關於安樂死推崇死亡獨立自主選擇的討論。可以說，這些敘事皆不斷強化屬於獨立自主不依賴他人的理性人的文化感知，並將各種責任以及價值創造加諸於個體之上，期望個體呈現同一性身份。儘管這些呼喊和死亡有無直接關係，社會成員或許也不了解究竟社會訴諸個體自主性的背後的成因，但是由此建構出的個人形象概念卻烙印在社會成員的意義之網中。在不同的脈絡底下，意義解放以及選擇多元化也獲得不同的詮釋，它可以是詩人筆下：「自由漂浮的意象，成為承載意義的工具，但本身卻無意義。」的孤寂、寥落和虛無之感，自然也可以是死亡咖啡館中積極創造價值，找尋生命意義之景。

但是，儘管社會中的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遇到和感受到「自主」和相關的個體性描述（甚至可以說，在踏入死亡咖啡館之前，基於廣泛的文化認知，人們已有初步的了解如何在這裡討論死亡），作為一種「社會知識」，它確實已經在

Giddens、Elias、Durkheim等等，後者更是在《自殺論》中指出現代人自我主義的傾向和自殺現象密切相關。它要求人的思想返回到它自身並不斷對其進行反思，並為自身提供意義，但與此同時個體獲得的英雄孤寂感將江和外界社會斷開連結，自由的表層下卻是無意義的蔓延，而自殺就作為其最終一絲抵抗的情緒崩壞。不過，本文欲要針對的，卻是屬於「自主」的普遍文化意義而使得能有被眾人理解之可能性，無意進一步批判。

¹⁰ 2019 誠品十大暢銷書單「做自己、我是誰」相關主題大賣，為什麼？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focus/blog/3000782>

文化中具有一定的普及性。但這卻還不能充分勾勒死亡咖啡館所呈現的獨特景象，正如先前所提，「自主」是非常空洞的詞彙，但是通過死亡咖啡館的巧妙運作，它卻得以使得眾人在那短短幾小時內獲得某種意義飽滿之感，彷彿對於死亡的恐懼亦在剎時消散無蹤。

(一) 不自主的死亡：共鳴的體驗

對此，慧娟老師總是會先透過一系列的於死亡的「不自主」描述（特別是那些傳統習俗強加於人的場景），嘗試捕捉眾人於生命歷程中那些曾經深感但卻散亂且模糊的經驗和感觸。

例如擲杯的話題：

「各位有沒有想過，我相信在場的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過這種感受，就是關於擲杯這件事情，每次看到擲杯我就都想到一件事，就是以前明明人都在見面，那為甚麼我們偏偏都不談呢，非要等人不在才用這樣的媒介詢問往者。爸爸阿你看用這個棺木這樣好嘛！？（眾人大笑），爸爸阿你看這樣燒的金紙夠用嗎！？爸爸你安奈甘無歡喜？有時候會不會覺得很玄，而且問往者我們還是用兩個十塊銅板在問，就是一直問阿捏厚某這樣，而且只要問到一次一正一反就會很開心說有杯了，然後也不會再多問幾次這樣，一次就夠了。可是這追根究柢來說，其實就是我們平常就沒有好好談死亡，然後必須用這些習俗來掩蓋這些事實，我自己常常就會覺得，用這些東西意義好像不太大，但是我們又不得不去遵守。」

「對啊！我也覺得很奇怪，拿兩個硬幣在丟就可以代表亡者的意思嗎！？說不定亡者早就投胎去了。」「啊！這就是習俗啊！你也不能說這是錯的。」「現在年輕人應該是會覺得很好笑的程度了。」

或是女性被舊有習俗所排除：

「各位應該也知道還有一件事，就是沒有結婚的女生不能入祖先牌位，或是有些女生甚至是不會出現在歷代先人的紀錄上，其實我自己身為一名女性來看是會覺得有些荒唐的，時代不同了應該要改革。而且像現在台灣不結婚或離婚的女生這麼多，傳統為什麼要有冥婚這個制度，其實就是回歸到以前女性總是要結婚，而且爸媽還會強迫你要嫁出去。就像連續劇一樣，每次到一定年齡上都會被逼婚，我過去到那些社區裡辦活動，阿嬤們都會說自己是相親的，以前根本沒有甚麼自由戀愛。所以像喪事在這部份上也有很大的問題，而且我們現代人也很少去拜拜了，有些事情真的要慢慢改變，不合時宜的禮俗也不是說淘汰掉，而是我們可以去思考它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我自己也在作宣導，最近內政部也有在做這樣的宣導，就是禮俗上的性別平等，在教育上，工作上都已經在宣導性平這樣的觀念，那像死亡這件是不是也要追求一個男女平等這樣才適切，雖然它確實是比較少人在關注的。」

「像我們家也是，祖先牌位後面也都是只寫男生而已。」「女生真的在以前比

較沒有地位，而且沒有太多選擇權。」「像很多儀式都必須由長男來做，捧斗、拿牌位等等的，女生很多時候都只能在旁邊看。」

亦或者國人普遍對數字 4 的避諱：

「我曾經去過火化場擔任評鑑員，我就發現火化爐有 1 號 2 號 3 號 5 號就是沒有四號，我就問了那邊負責的人說怎麼沒有 4 號，他跟我說因為大家都還是會忌諱不吉利啦，我自己心裡想說都已經是火化場了為甚麼還需要特別去避諱呢。還有像我去納骨塔評鑑，坐電梯的時候也是發現，電梯竟然也沒有 4 樓欸，但這裡就是納骨塔了欸，一樣的是他們還是會說民眾害是會怕啦。那我其實很想不透，就像我們念國語或念台語它 4 跟死都是不一樣的音，那為什麼要牽拖到這麼徹底，就像公寓 4 樓大家也不想買，或是牌照如果有太多 4 的話也可以拿去換，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過，但這確實存在於我們生活四周。」

「但是我其實蠻迷信的，像我們之前買房子的時候我就跟先生說不要買四樓比較好。」「我以前認識一位殯葬業者，他其實號碼就會故意都選 4 欸，就是故意打破迷信。」

正是在這樣透過慧娟老師以及眾人的一來一往互動之中，關於死亡「不」自主的景象得以漸漸確立。這些對話內容不僅僅只是指出，日常生活中的死亡總是

處處受到「傳統」束縛，其中也深深意味的是，對於死亡我們可以採用一種全新的態度和方式與之因應。而也許正是由於死亡常常伴隨著外在的制約和干涉，人們選擇了逃避、忽視甚至掩蓋它。因為論起死亡來，浮現的往往不是在眾人扶持之下一同幫助親友走完人生最後一里，而是一連串繁文縟節的詞藻儀式內容，這或許即是 Elias 所認為的，舊有的語言和儀式已不再能與生者的真摯情感產生共鳴，它們似乎都失去了原有的表達功能。

而不僅僅是在傳統文化中死亡的觀念常常受到約束，死亡的非自主性也可以透過**身體的感受來體現**，而這種敘述往往與牽涉到有關醫療和技術領域的認知，所欲表明的，是個人在與疾病抗衡之間，身體不僅受到生物條件的限制，過程還因醫療決策的影響，最終導向一個非自主的死亡結局。

一位老先生坐下時，雙手仍牢牢拄著拐杖。雖然他的發言間有些吞吐，不過尚清晰的中文口說，搭配那雙眼中透露出的真摯和堅定的神情，以及字句之間深沉而有力的響音，使得他的談話帶有豐厚的情感渲染力，在場的每一人都不自覺地肅然起敬：

「今天我其實是自己一個人來到這邊，我太太她已經過世一段時間了，這七年來她一直不斷不斷地在洗腎，所受的這些苦難是非常讓人於心不忍的，她膽固醇過高，三酸甘油酯也過高，活得是很痛苦，而且每次都要掛急診，但是他每次都很不順利，甚至呢到往生的時候也不是很安詳的離開，在最後的那些日子，她的身體受到很多我們常說的侵入性的治療，很多時候我們都必須去配合醫生的指示。那個時候我呢和孩子們也在吵要不要插管急救的事，孩子們他們就會覺得能救就救，他們就是很不捨唯一一個媽媽要這樣就離開

了，那另一方面呢他們又會覺得如果不救的話感覺自己好像很不孝，好像沒有盡到一個當別人小孩的義務。可是我的想法就跟他們不一樣，因為我是等於說一路上慢慢陪著我老伴這樣走過來看他這樣受盡折磨的人，小孩也不是說常常陪在他身邊，可是對我來講我就會覺得他這七年來已經承受了太多的苦痛了，所以我希望的是盡人事聽天命，如果真的到那個時候我也不想要再用非常侵入性的方式再去傷害他，我自己也問過太太的意願，她也是希望到了非常時刻希望不要再用各種方式折磨她，讓她「要死不死」的。」

「他走的時候心裡我其實是想著他真的可以解脫關於這好幾年來的苦痛跟折磨，我那時候也沒有掉眼淚，只是在心裡非常誠摯的去祝福她可以到天國無病痛的享受安樂。我太太過世後呢，我自己就去簽了醫療的決定書，因為我怕我自己承受不了我太太的那種苦痛，我也跟我的孩子們說千萬不要給我急救，我希望我是毫無掛念舒服的走，而不是還要用各種方式去打擾生命的安詳，因為死亡這件事本來就是很自然的，你不能去抗拒死亡，你越是想要去抗拒它喔，你越是會感到痛苦……。」

（二）自主的死亡：指向未來和行動歸因

至此，參與的眾人更能深刻地理解到，在面臨生命的無常時，無論是生者或者臨終者時常都落得一種束手無策的窘境，死亡無論是基於文化感知或者身體感受都似乎和「自主意志」是互相對立的。而這樣一種難以抗拒的無力感，就如

前面所提及的，可以說是世俗化社會中在強調自我價值必然要面臨的矛盾以及代價。但即使我們始終無法從死神巨大的鋒刃下逃過一劫，也無從得知究竟是何時來臨，我們或許仍能在充滿有限的空間做出選擇，來完滿自己的人生意義。

進而，關於日常生活不自主死亡的社會條件在當下重新被眾人捕捉，並漸漸形成一種集體共識，而當這樣的描述達到高潮，它同時也開啟了一個新的篇章，那就是為死亡自主定義和規劃的新敘事，鼓勵人們重新思考和賦予生命與死亡更深的意義。於是，參與的成員開始投射未來，想像一個雖然無法避免，但可以透過自主選擇來圓滿人生意義的死亡。當然，與會的眾人既不是像柏拉圖那樣的深邃思考者，亦不是叔本華那般的哲學巨匠能對生命活動進行深刻的剖析，對於自主性的體悟和落實，往往也是從日常生活的具體經驗之中展開。

但見慧娟老師話鋒一轉，列舉了諸多討論死亡的眾多益處，而她最終的目的就如同她說的：「我希望死亡可以是人生圓滿的最後一個旅程」。此時，與會者似乎已經可以感受到一種指向未來並且帶有強烈自主性的死亡新視角。有了這樣的前提和預設，人們的想像力自然被激發，但如何用言語再將這些想像具現化，又如慧娟老師所說的，「透過接下來的桌遊活動來進一步探索和體驗其實我們就可以感受到一種自主的力量，而且根據我的經驗，大家一定都能侃侃而談」。

畫面一轉，羅列在木桌上的是一張張散落的卡片，名為「告別通關」的桌遊是一款關於死亡自主省思的卡片桌遊，透過桌遊的媒介，人們得以在設定的情境之中開始體認死亡的自主，而慧娟老師通常會在活動進行之中退居幕後，將死亡的詮釋權賦予參與的成員，使眾人深刻感受死亡自主的力量。而桌遊本身具有的魅力，或許正如《桌遊課：原來我玩的不只是桌遊，是人生》一書中作者的深刻理解：「打開它，你就可以穿越時空、跳躍思考、擺脫框架，盡情感受桌遊的『創新』洪荒之力。」，每一次遊玩的情境都是無可替代的，在一次與一次

的體驗當中也將併發出不同的現實光芒。

「葬禮想用的音樂？」、「關於死後的葬法？」、「葬禮想穿的衣服？」**基於參與者在活動前半段中所構想的一種能預見且可以透過自主抉擇圓滿人生意義的未來死亡形象，桌遊可說是進一步展開具體的經驗實踐想像。**這些卡片底下列出了不少選項供人選擇，正是透過一種制度化的方式，使得眾人在輪流談論未來之死時，不至落得無的放矢，並能將意識專注於上，否則，若是大家就定位後要求眾人各自分享對於死亡的看法，恐怕會是一片茫然不知所措吧！當然，桌遊這樣的媒介雖然限定了談話的方向，但談話的內容卻不僅僅受限於此，偏離的情形總是存在，筆者特別觀察到了眾人總是會想針對自己說出的選項再說些什麼，亦即賦予一層”行動意義”，而這樣的行動詮釋則迫使我們回頭觀察過去的生命經歷。

也許是從年紀和外表來看是在場最特殊的存在，又或者是眾人早已得知「研究者」的身分，便一臉興奮地期待我首先開口說些什麼。見我尚若有所思，志工阿姨¹¹快速地拿起一張卡片，在幫我「解危」的同時便說到：

「關於要選甚麼照片，其實我知道葬儀社他們都會有個流程然後比較制式化的幫你弄好照片，但這個照片可能不會是躺在裡面的人會喜歡的。像我自己就已經選好照片了，我選的照片是一張我日常的生活照。而且我自己也預立好一本生命手冊了，對於一些身後事我都已經安排好了，我都已經交代好了，以後要怎麼做我都已經用好在上面了，我自己就是很謹慎的人，因為其實我經歷了一些不好的經驗，所以我希望可以規劃好我的死亡作業。其實今

¹¹ 在每一場的活動之中，每一桌都會有受過相關殯葬知識培訓的志工參與並適時引導，而據我了解，他們是沒有酬勞的。

天的主題就是我們要明白身後事我做主的這個重要性，這個我做主就是我自己決定，我不要讓我的長輩去傷腦筋，我們能自己能作主的時候，我們就先想好要先怎麼做。而且還有一個重點是，你的家人朋友如果在乎你的話還可以幫你完成心願，這其實不只是幫你，還是幫到你身邊的人。還有例如我其他葬禮要怎麼規劃我也規畫好了，我已經想好了我以後要植存，就是直接火化後不立碑以後也不用直接去掃墓。那像我先生就說他要海葬，我笑她說是不是要環遊世界，那像我自己我就不會游泳我就不要海葬。其實這除了比較環保以外，還可以省錢，我覺得比起傳統的土葬或是放在靈骨塔都好很多！」

從志工阿姨簡單的談話和他肯定的眼神之中，除了能強烈能感受到志工阿姨對於喪葬知識掌握有一定深度以及豐富性，亦可見得詮釋者在對於給定的題目卡片說出一個選項時，不僅僅會進行選擇，而且會根據做出的選擇進行歸因和說明，雖然偶有偏離的情形，卻能使得當下的選項更加合理化，達至可理解性。

前述所提一位散發典雅氣息的女士說到：

「呃.....，老實說我覺得都沒關係欸，我在做這些決定應該是玩最快的，我覺得我是很低調而且很自在的一個人，要穿什麼衣服上路，要邀請誰來參加我的葬禮，要佛教還是基督教，這些對我來說都不會困擾我，我覺得我們過去對於死亡可能會深陷於一種沉痛的悲傷之中，但是我在看到了一些這樣的情形之後我覺得或許沒必要這麼痛苦，可能有些人會覺得怎麼沒有看到最後一

面或者是為何一切從簡，但我覺得大家都會理解為什麼我會這樣做，我也告訴他們說不用太悲傷，因為我就是來去自在的一個人。」

女士在這段對於卡片的回應之中（卡片的題目是葬禮想選什麼樣的照片），並沒有確切選擇一個選項，對於這樣的行動，女士反而賦予一個“合理”的行動意義，透過描述自己是自在的性格以及過去的生命經歷（雖然沒有明說）來進一步說明自己為何採去“不作為”的行動，

而也正是在這樣步步展開的談話之中，自主漸漸地不再只是空泛的口號，透過一個題目和情境，自主的死亡帶有了「具體」而可想像的生命經驗深刻印記。個人得以開始透過死亡重新反思個人生命歷程，並重新定義其意義和方向。更深入地說，自主意味著我們能夠透過深度的內省，反思地將生命經驗延宕到生命的終結和之後的階段，如此，死亡不再是一個任人安排的事物，亦非不可預測和控制的未知，而是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我們能夠理解和接受的一部分，生命的各個環節也因此得以被串聯，可以說，這顯示了死亡的自主反思要求我們回過頭檢視內在的生命歷程並賦予其意義，並促使了個體特殊性得以可能。

（三）小結

在這章節中，分析了關於死亡的意識何以在死亡咖啡館之中被觸發以及建構。筆者觀察到了死亡咖啡館中充斥著關於死亡自主的描述（慧娟老師尤為強調之重點），並首先指出了關於「自主」（即自我抉擇、自我價值確立等）的普遍文化意義得以使社會成員不斷在生活方方面面地體驗而有理解之可能。然而，死亡咖啡館轉化自主的語意，透過特有的運作模式使關於「死亡自主」之重要性得以被眾人進一步詳加理解。敘事首先指出，死亡的「非自主」景象散落於眾人的生命歷程之中，基於敘事引發當下的體驗和感知（文化上的死亡不自主，亦或者身體和醫療技術的死亡不自主），眾人得以朝向過去之意向性，並捕捉（或者建構）關於過去生命體驗中死亡的非自主意涵。

然而當死亡的「非自主」敘事得以確立而引發人們共鳴而引出不同的生命體驗並推向高峰之時，於「自主」的死亡景象便揭開了新的頁章。這個新的敘事鼓

勵人們賦予死亡一種自我定義和規劃的能力，於是，關於死亡的想像和體驗從過去漸漸指向未來，即使必有一死，但如此的「死」或許能透過自主選擇來達到生命圓滿的「死」。基於這樣涉及到未來且帶有自我實現的死亡意涵，「告別通關」桌遊透過具體的實踐想像，諸如「關於死後的葬法？」、「葬禮想穿的衣服？」類似的卡片情境問題限定了關於自主死亡的談話方向，不過這卻不妨礙眾人的談話內容，因此偶有話題偏離的情況發生。而也正是在參與眾人在說出一個「選項」之時，自主死亡的未來想像，促使人們進一步再度指向過去生命經驗並賦予行動意義，而開始有了具體的個人生命烙印。於是乎，自主的空泛且抽象的口號使得眾人開始透過反思逐漸將其填滿擴充，使得個體得以展現其特殊性。

三、 具體的生命歷程：敘事和敘事的激盪

然而，再深入觀之，這樣的反思卻不是單純個體對個體自身獨立且封閉的觀察結果，在這之中眾人也會一同互相激盪出豐富的觀點，一則敘事總是牽動著另一則敘事，並共同交織出屬於當下「偶然性」的生命詮釋。

（一）多元的死亡意義交織：改寫過去

當那位女士語畢之時，旁邊也有一位中年男士附和到：

「其實我很認同這位小姐說的，十幾年前我爸爸得癌症的時候，那個時候幾乎所有的後事都是我在幫他處理的，而且在病況在比較危急的時候我有打了一些電話給爸爸的好朋友或是一些親戚，就是說如果可以的話，你們要不要過來看一下他？然後結果是一個都沒有來。其實我也知道老人家會怕忌諱，他們怕看到會不吉利，可是我同時就會在心裡想到，你們跟我爸爸在平常的

時候這麼好，結果連最後一面都不肯來看他。我那時就會覺得有點鼻酸，怎麼人活到最後是這麼樣的孤獨，所以那時候我就有了一些念頭，就是真的是「人世走來一場空」。那還不如像剛剛小姐說的，自己自在比較重要，因為人走到最後真的是只有自己會陪伴自己走到最後。」

不過，旁邊那位沉穩的大哥卻回應到：

「現代人真的是比較冷漠一點啦，不太像以前的社會大家好像比較有凝聚力。不過我到是真的覺得，一個人也不能就這樣說走就走，其實我們可以想想看這一生走來我們受到很多人的幫忙和幫助，不管是家人或朋友也好，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告別式的重點其實不是死掉的那個人，重要的是來跟你告別的那些人，我會比較傾向告別式是死掉的那個人最後一次跟大家說謝謝機會。所以去參加一些告別式的時後都會看到很多人在靈堂前面跟死者鞠躬道別有沒有，說不定在靈堂旁邊都是往生者在跟大家說謝謝，那我自己就會希望會有一個死後的告別式，可能大家會覺得是要來跟死掉的我見最後一面，但假設我死掉後還有意識的話，我就會站在旁邊就是跟大家說謝謝你們在人生的路上一路幫助我這樣。那像剛剛講到的死後要用什麼葬法，其實我自己想要火化晉塔，因為我覺得火化晉塔的話放在那邊如果說清明節的時候，家族裡的人就可以趁這個機會過來緬懷一下，然後中午的時候還可以去哪間

海產店很好吃順便去吃個飯，這樣家人的凝聚力是又可以在這個時候凝聚起來，說不以後哪個兄弟姊妹曾經吵過架可以在這個時候順便和好也說不定。那這樣來看的話其實我的死亡也會蠻有意義的阿！」

大哥的談話如同一道閃電，瞬間點亮了我的思緒，我腦海亦隨即回想起 Elias 在《臨終者孤寂》¹²中給予的忠告，而這突然的共鳴使得我急迫地想接續大哥的話說些什麼，儘管在這之前我對死亡沒有深刻的思考過：

「可能是跟我自己就讀的科系有些關係，我自己也不會特別將一個人看作是完全獨立的，而是會生活在一段社會關係之中。其實剛剛阿姨也有講到，人一輩子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也就不過在短短裡小時裡化成一團灰就沒有了，可是我覺得那只是軀體有形物理上的死亡而已，其實我們還是會以另一種的方式存活在這個人世間，只是存活在別人的腦海裡而已。像我自己很喜歡的一部迪士尼電影《可可夜總會》，就是在講雖然有時候一些很重要的親朋好友過世了，可是只要我們心中有他們，他們就不會被遺忘了。」

原以為會在這裡結束的對話，卻又激起了我內心的某種澎湃的情緒，驅使我

¹² 「人們今日太習慣將自身看作是一個個體，看作是完全獨立於他人的個人，我們似乎也把追求自身當作一個人的可能作為中做有意義之事。但人們往往在追求這種意義時會感到自己的生命之荒謬，人們只有在罕見的情況，才能看見他們依賴他們，而別人也依賴著他。」(Elias 2008)

繼續說到：

「像我爸爸也是在我上國中沒多久後就癌症過世，雖然現在算來已經過了一段時間了，而且老實說我也不太會跟家人特別提起他。但我最近發現，其實我的一些喜好跟興趣都受到他影響蠻深的，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我們確實已不在人世間了，可是這也不會說是直接完全消失，我們跟往生者還是會有某種聯繫。」

在這短暫但深入的交談中，可以看到每個人對死亡所持有的解讀和感受都漸漸顯得各具特色。那位優雅的女士展現的是一種獨來獨往且超然豁達之態，彷彿死亡對她而言只屬純粹個人之事。隨後，那位中年男子接過話筒，言辭中帶著對已故父親的經驗和回憶，或許是感受到大家對於臨終者的冷漠，使他看清「世態炎涼」，轉而更加珍惜個體的情感經歷。見此，有別於前兩位的陳述，那位沉穩的大哥卻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認為人生在世是由眾人互相依賴扶持的，而死亡的終點更不該只有一個人而已。也因為大哥的詮釋帶有濃厚社會學意味，使筆者在瞬間深受啟發，亦嘗試在這場對話中在附和大哥談話的同時，找尋能與之共鳴的過往經驗。

就當下而言，眾人似乎皆沉浸在由言語和想像編織的情境中，而很自然亦自發地分享著心中所思，但抽離地說，這卻是非常不可思議的。僅僅是一張標示著一道關於死亡自主想像题目的桌遊卡片，然而卡片卻如同一把鑰匙，召喚了過去散落的生命經驗，打開了每個人內心深處對死亡和存在意義的探索，並使得對話不只是簡單地回答“想要的葬法”，“告別式該怎麼舉辦”這樣的提問。就如前述看到地，從志工阿姨首開其鋒地針對卡片說些什麼的同時，眾人似乎也在剎那間了解到如何去描述並反思死亡，針對一個當下的選擇進行觀察而賦予意義詮釋，談話內容也因此更加豐厚飽滿，然而這卻僅僅是一張卡片題目所帶來的效果（可以看到上述的情境中，只是一張“葬禮想要用什麼照片”的卡片就可以引出眾人諸多回應）。

而原本該只是針對題目予以一項選擇，然而那位優雅的女士或許也了解到如何巧妙地描述死亡，使其帶有獨特之詮釋，於是首先給出一種自由且獨立的死亡意象，這樣對話雖是有所偏離，但也卻是被眾人可接受的。而下一位中年男士的發言，看似只是將父親過世的經驗提出並附和前者的觀點，然而卻可以說，或許正是基於在場的眾人對一種自由的死亡意象首先有所體驗後，才可順勢又將經驗或者想像引出，並嘗試再說些什麼。而這樣基於當下的體驗自然也可以引出不同的詮釋，一如老練的大哥針對前兩者之言論，提出一種截然不同的死亡觀點，而我同時亦能再針對大哥的言論進行體驗並說出什麼，這卻也是基於一種既成的體驗重新捕捉（或者重塑）散亂的生命體驗，諸如我在那一瞬間想到的Elias的觀點、《可可夜總會》電影的情節，甚至對我過去從未深入思考的父親之死也產生了新的看法。

這些雖然都只是盡付一剎那間之事，但卻有非常豐厚的意涵深藏其中。這樣的談話也正如我們所看到般，並不是單純且單向地自己反思後並說出什麼，而是我們會藉著其他成員的語言描述帶出的自我體驗，開始不斷參照生命流中的經驗歷程，這些經歷可能我們未曾真正予以反思過，只是遺留在記憶深層底下的碎片圖像，亦或是我們早已針對它們反思過無數千遍，並給定一種詮釋。但無論如何，帶著這樣當下的感受，這些記憶和經歷自然不再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而是以一種煥然一新的方式主動地觀察或者「被迫」將之喚醒並在死亡咖啡館當下有意義地再現並詮釋它們，並且透過不同的死亡詮釋比較，個人的特殊性更能因此被他人進一步認識。正是在不斷地對話使我們能夠以全新的方式激發和重塑那些散落的生命經驗，並說些「什麼」，而這些「什麼」除了能有個體具體生命經驗之烙印外，也具有可辨識之特質。

（二）意義的延伸：未來之死的新想像

而隨著時間的堆疊，經由不斷互相激盪的經驗詮釋，個人的同一性也逐漸得以在這之中確立而被眾人辨認，雖然眾人在談話的過程總是有偏離的情況發生，但這樣的偏離卻也是眾人能從生命歷程中編織出不同的詮釋而得以被辨識為「與眾不同」之關鍵所在。伴隨敘事的深入，即使對於一個題目眾人能夠花上一大段的時間來回對話，但在一場時間倉促的活動之中，幾乎都能還夠使用三

到四張卡片（也就是三、四個題目），它們彼此間的連結卻如同鏈條般緊密，使得參與者能在前次討論的基礎上，更深入地分享自己的觀點。而這些討論亦不只限於個人的對於死亡的反思，透過其他人的自述，參與者他人在理解和洞悉個體賦予的行動意義後，又能再進一步引發想像，這種交互的互動不僅加深了參與者之間的了解，也豐富了他們對生命多面向的體悟。

討論到一個段落時，志工阿姨似乎欲接續大哥提到的「想要什麼葬法」的話題，並說到：

「不然我們就來討論看看要用什麼葬法好了，像我剛剛有提到我已經想好要植存了，這個大哥也有說到他想要火葬。其實我覺得妳可能很適合去海葬欸（指向那位女士），因為畢竟還是要選個葬法不能隨便處理，那像妳剛剛有說到妳比較喜歡自由自在的感覺，或是給人的感覺很輕鬆愜意，妳可以考慮看看跟妳的家人說以後把骨灰撒到海裡面，這樣妳就可以無拘無束地四處去遊玩了。」

「我覺得可以欸，老實說我之前也沒有特別想過要怎麼葬，但是聽大姊妳這樣一講感覺我的個性好像蠻適合去海葬。」女士笑著並頗為滿意地說到。

「不然如果妳沒有跟妳家人說的話，他可能也不瞭解就按照比較傳統的方式將遺體火化後拿個罐子裝起來就放到靈骨塔一直放著，那假設妳死後還有意

識的話說不定是個很痛苦的事，因為妳就必須一直困在那裡面然後要一天到晚聽別人誦經。所以自主這件事很重要，妳必須去反思妳到底想要什麼，然後再透過親朋好友的幫忙一起幫妳圓滿人生。」志工阿姨帶著半開玩笑的語氣接著說，並再度強調死亡的自主性。

「哈哈，那真的是對我來講會是蠻痛苦的事情，謝謝大姊給我的建議，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個很棒的作法。那海葬的話有特別限定的區域嗎？」女士好似豁然開朗地明白到了什麼，並問到有關海葬的相關知識。

儘管卡片上的問答已有所轉換，志工阿姨卻似乎從先前的主題討論中察覺到女士身上那種自由自在、充滿活力的性格，於是向其介紹了關於海葬的方式，藉此連結到「無羈縛」的死後意向。看到這樣的情境，女士或許是感受自己的特質得到了他人的認識與肯定，於是對志工阿姨的建議表示贊同，而從她輕快的語氣當中，可以明顯感受到，當她接受了他人對她的描繪之時，似乎也進一步更認同自己對於死亡的態度。

又例如，那位沉穩的大哥向筆者所說的：

「可能你年紀還小，死亡還離你很遠所以沒有認真去想過它，那我相信你做這個研究應該多少也會帶給你一些幫助。不過我剛剛聽你講的想法覺得跟我蠻相似的，就是我們有時候把死亡想得太個人，有時候就會越孤獨。那像我自己就是覺得我們不用把死想成好像是你死掉就什麼都沒了，像剛才這位弟弟說的，有時候活著的人身上都還有可能遺留死掉的人的影子，不管是活著

的或死掉的我覺得都要去好好地感謝對方。」大哥在這段對話中特別引入我的觀點，並再次重申他對死亡的看法。

「所以我的建議是，以後你對死亡的規劃例如像這道題目「關於死後的葬法？」，你可以選擇比較傾向是那種比較具有凝聚家族或親友力量的葬法，像是火葬後放靈骨塔，像我這樣清明節的時候大家可以相約來緬懷一下，或者是說現在比較流行的樹葬，就是可以預留一個空間讓大家一起站著，然後聊天說說笑彼此聯絡一下感情，這說不定對你來說會比較適合的，你可以考慮看看，那可能像那位女士就是自由自在比較在乎專注個人層面，就比較適合剛剛志工大姊說的可以去海葬。」大哥頗具信心的再次向我說到。

坦白說，對於以後要用什麼葬法筆者真的從未設想過，但或許是大哥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到了筆者先前對死亡的一種詮釋態度，所以從自身的角度出發並給予了建議。即使筆者從未深思過，但這樣的建議也已引發了筆者對於未來死亡的一種想像。即是，未來的某一天，親朋好友們聚在筆者的葬禮之中，彼此分享著曾經的回憶，而那畫面彷彿與先前眾人去追思父親的場景重疊。那一瞬間，筆者內心好似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種眾人情感的依賴和連結，對於大哥的建議，著實使我多少充滿了感激和思索，關於未來的死亡亦不再是不著邊際的空泛，而是具有了具體生命意義的延伸，而這些延伸即是奠基於筆者先前對死亡的詮釋。透過他人一同促成的。

這樣的情形揭示了，死亡的反思也不只藉由當下的體驗重新編織出屬於過去的經歷並於當下呈現出一段有別於過去的「過去」並賦予”行動詮釋”，它同時也取得新的意涵並指向未來，引發對於將來之死的具體想像，而這些對於死亡的未來想像卻同時也是奠基於當下有意義的過去生命歷程。如那名典雅的女

士，首先僅僅是描述出自己從容自由的性格，並接著提出自己過往之經歷，然而，在與志工阿姨的交流中，她的某些特質被洞察並得到回應。透過志工阿姨的建議，她產生了對死亡的全新構想，具體地想像了關於海葬的場景。同樣地，內斂的大哥也從他的觀察中體悟到筆者對死亡的解讀，並對此給出他的反饋，使筆者對未來的死亡擁有更深和更具體的體悟。由此，在死亡咖啡館當下對於死亡的反思，隨著敘事和敘事的交織，穿梭於不同情境間的對話，形成了一段在當下具特色且得以被辨識的個人生命歷程故事。過去、現在和未來似乎在當下此刻被重新塑造，糅合成短暫、獨特但卻模糊的身分認同，而這卻不是單獨由個體的內省完成的，而是在與他人的互動中，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對話，彼此之間激起的共鳴所鑄成。

（三）干擾和挑戰：生命之旅的持續反思

然而，有趣的是，在這樣的交談過程中所構築的看似既同一又模糊的生命歷程，依然會在對話中不斷受到新的“干擾”並進行調整。一則“突如其來”的新敘事可能又會喚起與過去的深厚聯繫，從而再次改變我們對未來死亡的預期和看法，並進而介入個人的生命歷程故事。這種動態和非線性的反思過程，恰恰彰顯了生命歷程的多變性和不確定性，以及我們如何在不斷的故事交織中，再度重新詮釋和理解自己的存在與命運。

話鋒一轉，沉穩的大哥突然眼神一凜，開口說到：「其實我們現在談這個死亡似乎又有點太理想化了，很多時候死亡不是可以如我們所選擇的。有的人一場車禍中救走了，有的人因為疾病突然離開。我們雖然可以在現在討論和規劃自己的死亡，但死亡往往不會按照我們的預期來到，人生其實是非常無常的。還有更多的是，有些“等死”的人，他們必須不斷地去接受一些治療，例如像癌症要去化療一樣¹³，那個過程往往是很痛苦的。到了那個時候，其

¹³ 筆者猜想，或許是大哥突然想到自己癌症末期的經歷，才會突然道出此番對話。

實我們也不會特別在意要穿什麼衣服上路、葬禮要辦在哪裡，你光是活著就很困難了，根本不會特別去在意這些。」

這一刻，鮮活的氛圍突然變得沉重。坐在旁邊的那位一向優雅的女士眼神變得深邃凝重。在她還未說話之際，旁邊一位不常發言的中年男士再次提及：

「十年前，我爸爸在接受化療的過程中經歷了很多痛苦。當時我也向他詢問一些後事的想法，但他就告訴我簡單處理就好。我其實是很迷茫，不太確定他的真正意願是什麼，也不知道這樣的處理方式他會不會接受。那就像有的人的確像大哥說的，有些人可能突然因為車禍就走了，完全沒有預先的準備，像我一個朋友就遇過這種情形。現在我們討論的都是基於理想化的"好死"，但很多時候，死亡可能是突如其來的，而且還帶著強烈的痛苦和不確定性。」

在這段交流中，大哥突然銳利地指向了關於死亡沉重的那一面。而這樣的觸及亦再度引發了某些參與者的過往的碎片體驗。當那名寡言的中年男士談及他的經歷時，我亦不由地想起了父親接受化療那段深重的時光。誠然，這種"干擾"似乎又打破了先前個人對於死亡的一種同理想象，那片刻，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場域中的沉默與深思的氛圍，彷彿當下建立起的生命詮釋受到了挑戰般，並連帶著改變當下對於死亡的想像。

然而，這種質疑與挑戰並未持續太久。不一會，一些詮釋者開始試圖以自己的視角重新整合這場對話。可以說，透過這樣的回應，或許又能進一步維持個人的生命詮釋，讓溝通又能再度進行。

志工阿姨見氣氛似乎凝結起來，則說到：「我能理解大哥說的，死亡它有時候是無常，或是說它有很痛苦的那一面，我過去也有強烈體會到那樣的感受。但那樣的經驗也讓我了解到，所謂 " 死亡自主 " 的重要性。就像剛剛先生所說的，他在遇到爸爸癌症生病要過世的時候，他不了解要怎麼做。但是如果我們針對一些後事曾經自己自主地反思過後，並且跟家人也商討過後，這不只是幫助自己圓滿人生意義，還能幫家人們省去不少煩惱。」

志工阿姨的回應，似乎再度喚起了大家的討論熱忱，使得對話又能繼續進行，透過死亡的生命歷程反思也因這段對話而顯得更加深沉且全面。

(四) 小結

延續了上一章節對於死亡咖啡館中由自主死亡的未來想像所引發的行動意義賦予之討論，即，透過桌遊活動具體的情境問答，諸如「關於死後的葬法？」、「葬禮想穿的衣服？」，個體得以反思過去的生命歷程並給予詮釋。本章節進一步指出，對於這樣的討論並非是非常制式化的對話（指眾人封閉地觀察自身生命經驗並輪流說出一個選項並賦予其因果歸因），而是具有偶然性之特徵。

正是在敘事的一來一往之中，會發生看似「偏離」主題的現象發生，然而這樣的偏離情形，卻使得個體之特徵有進一步被語言導出之可能。當一位參與的成員透過自身的詮釋賦予自己的選擇合理化之時，這樣的詮釋同時也會使得在場的每一位眾人有所體驗，並帶著這份體驗重新體驗過去散亂的有關「死亡」的記憶和經驗，而就如前述所提及的，一種基於當下形成的體驗或視角所觀看的過去，已並非屬於客觀的「過去」。在這過程之中。或許會引出參與的成員之共鳴經歷，亦同時會引發他人不同的死亡詮釋。一則敘事總是會在導引出另一則敘事，故事和故事意外地產生連結和對比，一個看似簡單的卡片問答，卻使得眾人不斷想針對「什麼」再說點什麼，在這樣敘事的互相比較和激盪之中，在

豐富談話並使之愈加厚實的**同時**，**死亡的自主詮釋不只有了具體生命烙印，亦具有了被他人辨識的特質。**

而當對死亡的詮釋意義有了被他人辨認和理解之可能後，他人亦有可能開始「介入」個體對未來死亡的安排，基於他人從描述者之敘事中所感受到的深度共鳴，他人不僅能根據自身之理解適當描繪出適合該描述者的未來死亡場景，更可能進一步提供寶貴的意見。這種互動不僅豐富了個體對未來的想像，個體也在這之中透過他人的幫忙，將「當下」所理解的關於自身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慢慢糅合成為一體，使得生命故事更加鮮明且富有意義，雖然仍帶有些許迷霧，但其中的意義已是多少飽滿深沉。然而，我們也理解到了，在這之中，**不斷的敘事多少有些”干擾”**，這樣的干擾繼續改變了我們對死亡的認知和想像，進而使得建立起來的模糊的死亡同一詮釋受到挑戰，這將會引發諸如沉默、深思等等的情形發生，但個體又可以透過說點什麼來加以回應，並維持當下的生命詮釋。

「我覺得這位大哥和弟弟都有一個為他人著想的心啦！感覺兩位對於死亡的想法還有心路歷程都和其他人不一樣，很特別。」女士說到。

「那像你們三位可能就比较偏向關注於個人層面的死亡，我覺得這個也很不錯啦，至少知道的方向該往哪裡走。」大哥也補充說道。

至此，我們可以說，關於自主的死亡反思和詮釋，透過對話的充實，已具有傳記式生命經驗具體烙印，眾人亦從中促成了對於自身的生命歷程「自我認同」之感，在被他人承認的同時，鮮明的個人特質也更加生動。

四、 訴說死亡：個體不僅僅作為「個體」

時光在深入的談話中如流水般流逝，一抬頭，已然過去半個時辰。每當到了

此刻，慧娟老師總是帶著一絲不捨，需要結束這段死亡的探索旅程。眾人也需努力收攏那份如潮的情感，帶著慧娟老師輕柔的提醒，重新回到現實的節奏。但即便如此，很多時候，大家仍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真正從那深沉的情感中抽身出來。前台雖然已經有人開始熱切分享自己的體悟，但仍可以看到，有些人與同桌的伙伴仍想繼續交流，或許那些關於死亡的思考還未盡說，又或許是其他不同的話題在這之中誕生，而這些交流成為了彼此間更深的瞭解和連結。

然而，一副「未經世事」的面容（或者加上暴露的研究者身分）總是使我成為場上最為特殊的存在，而也總是會被同桌的成員推派上台作代表，但在往後參與的場次當中，我都會以敬老尊賢為名加以搪塞，將機會留給其他年紀比較大的長輩們。不過第一次就沒有這麼幸運，當麥克風的交付到手上之時，其實能深刻察覺到眾人對這位年輕人分享的濃厚期待。沒有過多的思考，那一剎那，我選擇了和過去達成和解，向大家訴說著這幾年來對於父親之死的感悟：「我覺得我始終沒有好好正視爸爸的死……………」

每一個字眼，好像打開了時光之門，過往的畫面猶如昨日，情緒似乎也被文字牽動著，開始不安的流轉。也許是深埋內心的情感被喚醒，亦或許是當下的氛圍使然，促使我釋放多年來難以宣洩的情感，坦白說，對於當下在說話

的那個人，我是極度陌生的。而隨著最後一字落下，心中沉甸甸的大石好似也隨之下消逝，沉重、壓迫、不解，瞬間得到釋放，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前所未有的輕盈與寧靜。而那一刻，眾人真摯的掌聲，像是一陣溫暖的春風，緩緩拂過心靈。慧娟老師走過，亦敞開他的雙臂給了一個真誠地擁抱。我深深體認到，在面對沉痛的死亡面前，有一群人緊緊簇擁包圍著，他們以各自的方式提供力量和支援，好似在生命的道路上，從未真正獨行。

每次的死亡咖啡館，參與者如流水般來了又去，總有一群人，在這片刻的時光裡，圍繞著死亡，短暫地相互關連起來，並在這裡與他人分享、交織、思索，繪出了一個又一個短暫卻深刻的人生圖景。即使每次活動結束，總伴隨著一絲的意猶未盡之感，但更多的是，每個參與者都能在這短暫的交流中，都好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一片生命天地，獲得了一份深沉的認同和鼓舞。可以說，死亡的共同反思，促使了當下一次對自身生命旅程的認識和驗證，以此，每個人都有機會分享著屬於自己的故事，對死亡進行前所未有地多元詮釋。

然而，如上一章節所闡明的，說者與聽者之間的相互詮釋和交織，共同構築了對死亡的深層理解。雖然每個人乍看之下皆是從自身的角度進行自我反思，但實際上，這些反思和詮釋都是在鑲嵌於集體的支持和互動中形成和發展的。當每一位參與者分享自己想法之時。他人亦會提供回應、鼓勵和進一步詮釋，形成一個持續、互動的死亡詮釋的循環。

死亡咖啡館當下的成員們透過語言偶然地建立了一個交錯織成的意義網絡，自然並非單獨成員所為，而是在彼此間的互動與交流中逐漸形成。在這之中，每個人亦能在網絡之中與他人產生深度的連接，並通過這種連接經歷視野的轉變和擴展。這種連接讓人們真正體驗到了互為主體性(inter subjectivity)的真諦，也就是說，訴說者透過故事不斷與他者的相遇和交流，都可以藉此更深入地認識和理解自己，當人們在這樣的環境中分享自己的故事和感受，他們不僅僅是在召喚過去，更是在創造當下，預見未來，更甚，這將會揭露出一個完全不同、有別於以往的「自我」(self)，這個新的自我形象，自然是由當下的社

會互動中所生成的。正如筆者在最後的分享環節，竟也在不斷地交流堆疊之下，展現了被壓抑的情感，流露出在日常不曾展示的「那一面」。或許可以說，真正的核心不在於尋找明確的答案或辨別故事的真實性，而是在於通過分享各自的經驗和深層的情感，喚起大家之間的共鳴與情感交流，最終使得主體性有重新建構之契機。

同時，死亡咖啡館的特徵，透過即時、親密的集體互動，將原本生活軌跡迥異並毫無交集的人們以“高度匿名”的形式集結，並在“死亡自主”的旗幟下鼓勵他們分享對死亡的願景和計畫，如上所述，它促使參與者能夠進行一次類似於傳記式的死亡體驗，並進一步在談話之中確立自己的身份之同一性。而這多少也提供一個流動個體短暫得以安放的”大陸”，在這片大陸上，人們不帶任何承諾地暫時在附著在共同的目標之上（對談論死亡有興趣），透過敘事框架形成短暫秩序認同。。

鮑曼（2002）曾認為，流動的現代性本質上是孤獨的以及極大之不確定，不過，這樣的流動和不確定性，卻也促使了隨之而來孤獨個體對社區的尋求，以提供短暫穩定並緩解這種脫節之感。當人們基於共同的興趣或需求聚集起來，他們可以暫時地在這種基於共同點的社群中找到歸屬感和穩定性，即使這種穩定性可能是短暫的。在這背景之下，死亡咖啡館的出現正好符應了這樣的需求，在基於談論死亡興趣的同一目標之下，它不僅提供了一個保持彈性和自由的空間，使得人們能在隨意且無限制地脫離和進入的同時，讓個體能夠暫時脫離社會角色進行匿名狀態的交流，並賦予談論死亡高度彈性的空間；更重要的是，它還滿足了人們的社交需求和追求社會集體的願望，使”死亡”乍看之下不再只是個體之責任。

因此，死亡咖啡館，作為一個獨特的社交框架，它平衡了個體的自主性和尋求集體認同的需求，並成為了一個兩者之間的橋樑，既允許個體根據自己能在”自主”參與的同時，進行傳記式的個人”自主”死亡反思，同時也提供了一個集體環境，讓他們在其中能暫時找得歸屬感和認同，在大家都說點什麼的同時，自己也嘗試說點什麼。這樣的機制不僅反映了現代社會中的流動和不確定性，更顯示了在這種背景下，人們如何透過創新的方式來滿足自己的社交和認同需求。或許，在筆者即將踏出那扇門的瞬間，內心洋溢的生命意義與被他人所認同的深沉滿足，並不只是獨有的情感。每一位面帶微笑離場的眾人，也許

同樣都能在這深邃的認同與滿足中漫舞，深切感受到這份意義飽滿之感吧！

伍、結論

透過對於死亡與其意義的探索，會驀然發現，我們的「死」是一種全然不同的死亡。

尼采《悲劇的誕生》

死亡，伴隨人類的永恆之影，是生命旅程中既遙遠又親近的終點，宛如遙遠幽深的星辰般，有時短暫閃耀，有時又隱匿於人生的遙遠角落，我們只能在未知的迷霧中盡可能去探尋其真實面貌。孤寂，消沉和無意義，是文人墨客和哲學家文字筆觸中對死亡常有的描繪，在現代社會的背景之下，這些描述更是透過社會學家們深刻的分析而顯得更具強烈的情感張力。然而，伴隨著晚近自我意識和強調多元價值的興起、技術和身體自主的碰撞，死亡意識逐漸抬頭，人們漸漸查覺到有必要將死亡重新拉回到生活視域之中。它不再僅是終結或寂寥的象徵，而是已逐漸轉化為人們待探索和詮釋的課題，成為我們尋找生命意義，以及深入了解自我和他人的重要節點。

順應自主語意的社會脈絡，死亡咖啡館，置身於身分和標籤之外，成為了一片自由的交流之地，人們在死亡這一普世議題的共鳴下集結，透過專注死亡引發對於身體的體驗，進而透過投射於未來的自主死亡想像，尋求一個能夠給予生命最終章節完整意義，且是經過反思、自主選擇的死亡。

進一步，透過桌遊卡片的媒介，自主且抽象的死亡想像重新指向過去並開始有了具體個人生命之烙印，「關於死後的葬法？」、「葬禮想穿的衣服？」，不僅僅只是說出自己的期望選項，個人得以在生命流不斷地對過去生命經歷進行召喚，並賦予行動意義。然而，當意義被說者透過語言描述出來時，一則敘事總是會引發另一則敘事，這顯示了交流談論過程之中，並非只是原子式的個體行動歸因而已。當下，我們會不斷基於對他者敘事的體驗，重新捕捉過去散落於生命中的諸多關於體驗。「我覺得我應該以後會選擇…葬法，因為我曾經體驗過…，所以我覺得死亡是…」、「但我覺得死亡應該是…，因為…」，在不斷來回地對話過程之中，可能會再度引發故事共鳴，亦會形成詮釋比較，雖然談話總是會因為一言一語不斷地堆疊而有所「偏離」，使得桌遊卡片雖然限定了談話方向，卻無法約束談話的內容。但這樣看似「偏離」的情形，也使得個人的死亡

詮釋因為具體的個人生命歷程印記而更加厚實，進而有被他人辨認之可能性。

正是在敘事的多重性與偶然性交織之中，時間的線性概念似乎被暫時打破，過去、現在和未來在那一刻和眾人的敘事融為一體，並被不斷重新詮釋和塑造。個體在反思和對話中，逐步釐清那些散亂的生命印記，並織成一條充滿意義但仍是”模糊”的死亡詮釋之路（也因為是模糊和處於變動的，任何一則敘事都還是會引發想像並影響或改變個體的死亡詮釋）。更重要的是，透過深入和持續的對話，在緩解對死亡焦慮之同時，亦逐步驅趕和消除了對此的無知和誤解。雖然這路徑看似是由個體獨立鋪設的，但其實它是在死亡咖啡館裡眾人的共鳴和互動中悄然形成的。以此，死亡已不是死亡，而是在死亡咖啡館當下具有意義的死亡，這不僅僅只是指出死亡咖啡館裡朝向未來自主的死亡意像建構出新的死亡實在而有別於孤寂寥落之感，更是顯現出參與的眾人在當下一同透過對話偶然地形塑並激盪出個人的生命歷程，並使得個人在”說”點什麼的同時，了解到自己”是”什麼，從死亡的反思中得到極大生命意義反饋。

順著這樣的分析和探討，筆者在最後指出了，死亡咖啡館雖然重視死亡的個體自主反思與自我的價值發掘，但在其特殊的社交結構中，每一位參與者都超越了單一的「個體」身分。這不僅僅只是因為如上述所說，藉由敘事和敘事之間的激盪引發個人的死亡同一性詮釋。更深入地看，此框架不只是維護了個體的自主性，更巧妙地滋潤了對集體認同的渴求，成為了個體自主和集體認同間的完美連結。在這裡，參與者以高度匿名的方式，在毫無承諾的約束下，暫時拋開屬於日常的一些角色束縛，自主地分享他們對死亡的見解並從反思之中完成傳記式生命歷程體驗，同時亦能在這群體中找到了暫時的歸屬和共鳴。這種現象，實際上與鮑曼所描述的流動現代性相契合，其中的個體在追求自主和自我確認的同時，仍舊渴望在這流動的世界中找到”短暫”固定的錨點和認同。死亡咖啡館，便是這樣一個讓人在反思中找到共鳴，並在流動中找到穩定的場所。

陸、參考文獻

一、書目

Anthony Giddens (2003)。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趙旭東, 方文譯)。臺北市：左岸文化。

Zygmunt Bauman (2018)。液態現代性。(陳雅馨譯)。臺北市：商周。

Emile Durkheim (1992)。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芮傳明、趙學元譯)。臺北市：桂冠。

Emile Durkheim (2018)。自殺論。(馮韻文譯)。臺北市：五南。

Friedrich Nietzsche (2017)。悲劇的誕生。(安捷工作室譯)。新北市：華茲。

Geertz, C (2016)。文化的解釋。(韓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

Gingras D. & Béliveau, R (2016)。談死亡：知性的，理性的，感性的。(白紫陽譯) 臺北市：橡實文化出版。

John Bowker (1994)。死亡的意義。(戈令譯)。臺北市：正中。

Nobert Elias (2008)。臨終者的孤寂。(鄭義愷譯)。臺北市：群學。

Nobert Elias (2009)。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譯)。上海：上海譯文。

Peter Burger (2003)。神聖的帷幕。(蕭羨一譯)。臺北市：商周。

Philippe Ariès (2015)。面對死亡的人. 下卷：野蠻化的死亡。(王振亞譯)。上海：商務印書。

段德智 (1994)。死亡哲學。臺北市：洪葉文化。

郭慧娟 (2014)。生死學概論。臺北市：華都文化。

鄭曉江 (1999)。超越死亡。臺北市：正中。

二、期刊論文

Bauman, Z. (1992). Mortality, immortality & other life strategies. Polity Press.

- Blauner, Robert. (1966). Death and Social Structure. *Psychiatry* 29 (4).
- Gitte H Koksvik & Naomi Richards. (2021) Death Café, Bauman and striving for human connection in 'liquid times', *Mortality*, Kaufman, Sharon R. (2015). *Ordinary Medicine : Extraordinary. Treatments , Longer Lives , and Where to Draw the Line.* Durham : Duke University Press.
- 阮曉眉 (2020)。安寧照顧的運作語意：自主善終。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73)。1-55。
- 林昱秀、陳錫琦 (2015)。接觸死亡經驗對大學生死亡態度及生命意義的影響。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雜誌。(39)。39-61。
- 林綺雲 (2005)。社會文化與悲傷反應。生死學研究。(2)。107-127。
- 郭美璋、林昭光、洪栩隆 (2011)。臨床護理人員之死亡態度。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雜誌。31。17-38。
- 陳慶餘、邱泰源、釋宗惇 (2003)。921 震災前後民眾死亡概念與態度之改變。安寧療護雜誌。8(4)。353-363。
- 甯應斌 (2005)。現代死亡的政治。文化研究。(1)。1-45。

三、網路資料

阮曉眉 (2020) 談談「死」這檔事—社會學觀點看死亡的現代性。發表於巷口仔社會學。

<https://twstreetcorner.org/2020/12/29/%e8%ab%87%e8%ab%87%e3%80%8c%e6%ad%bb%e3%80%8d%e9%80%99%e6%aa%94%e4%ba%8b%e2%94%80%e7%a4%be%e6%9c%83%e5%ad%b8%e8%a7%80%e9%bb%9e%e7%9c%8b%e6%ad%bb%e4%ba%a1%e7%9a%84%e7%8f%be%e4%bb%a3%e6%80%a7/>

臺灣殯葬資訊網-死亡咖啡館談論生與死

<http://www.funeralinformation.com.tw/Detail.php?LevelNo=3141>

